



# 中高净值家庭资产配置和 保险保障白皮书

White Paper on Asset Allocation and  
Insurance Coverage of  
Mid-High Net Worth Households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联合发布



# “中高净值家庭资产配置和 保险保障白皮书”

## 课 题 组

课题组专家：于鸿君 赵 鹏 詹 忠 靳云汇 史宇鹏

课题主持人：顾佳峰

课题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 益 贾风雷 李 强

李克成 吕 萍 宋培可

孙 妍 严 洁 吴 琼



# 目录

## Content

### 01 中高净值家庭及可投资资产概况

- (一) 中高净值家庭规模估算 / 3
- (二) 中高净值家庭所拥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估算 / 4

### 02 中高净值家庭画像

- (一) 家庭结构 / 9
- (二) 家庭收入和支出 / 10
- (三) 金融素养和风险偏好 / 11
- (四) 职业、恋爱与婚姻 / 11
- (五) 网络、信息与健康 / 12

### 03 中高净值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 (一) 总体情况 / 17
- (二) 城乡情况 / 18
- (三) 城市情况 / 19

### 04 中高净值家庭非金融资产配置

- (一) 经营性资产 / 25
- (二) 房产资产配置 / 26

### 05 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配置

- (一) 家庭商业保险参与情况 / 33
- (二) 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配置差异 / 34
- (三) 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配置：借贷约束与投资关联 / 39

## 06 | 中高净值家庭商业健康保险

- (一) 中高净值群体医疗服务需求评估 / 45
- (二) 中高净值群体医疗资源使用情况 / 48
- (三) 中高净值群体医疗保障配置状况 / 50

## 07 | 中高净值家庭养老保险情况

- (一) 养老保险覆盖率 / 57
- (二) 养老保险实施与规划 / 58

## 总结

# 前言

## Preface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崛起，中高净值客户群体呈现出稳步扩大、持续增长的趋势。由于中高净值客户人群持有较多的可投资资产，拥有较多的财富，具有较强的购买力，日益成为银行、保险公司和各类金融机构的重点客群。在此背景下，如何深化对中高净值客户人群的研究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成为各金融机构的重要课题。

大额投资及保险购买的决策主体是家庭，是家庭成员之间为了实现家庭发展目标而互相协商形成的决策。本报告从家庭和民生的视角，系统研究了我国中高净值人群的特征、资产配置以及保险保障的现状与发展态势，对中高净值群体进行了全景式研究，为全面系统了解中高净值人群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相关研究结论揭示了中高净值家庭在资产配置和保险保障领域的特征、趋势和规律，期望能够为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准确把握居民财富管理领域的民生诉求，进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较为科学的依据，也期望能够为相关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参考。

在本报告中，可投资资产包括现金、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保险等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但不包括自住房产。识别中高净值家庭有如下三种标准：

（1）标准 1：家庭可投资资产在 100 万元及以上；

（2）标准 2：家庭可投资资产在 45 万元及以上；

（3）标准 3：根据一、二、三线城市分标准。具体而言，一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的家庭可投资资产在 100 万元及以上，二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的家庭可投资资产在 50 万元及以上，三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的可投资资产在 20 万元及以上。

在数据上，本报告主要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数据。CFPS 和 CHARLS 都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和实施的大型社会追踪调查项目。这些全国性的调查数据，通过对全国数万户家庭进行跟踪调查，采集了不同年份家庭的经济、教育、家庭、人口、健康、家庭理财以及保险保障等微观数据，为跟踪研究中高净值家庭的财富管理状况提供了难得的一手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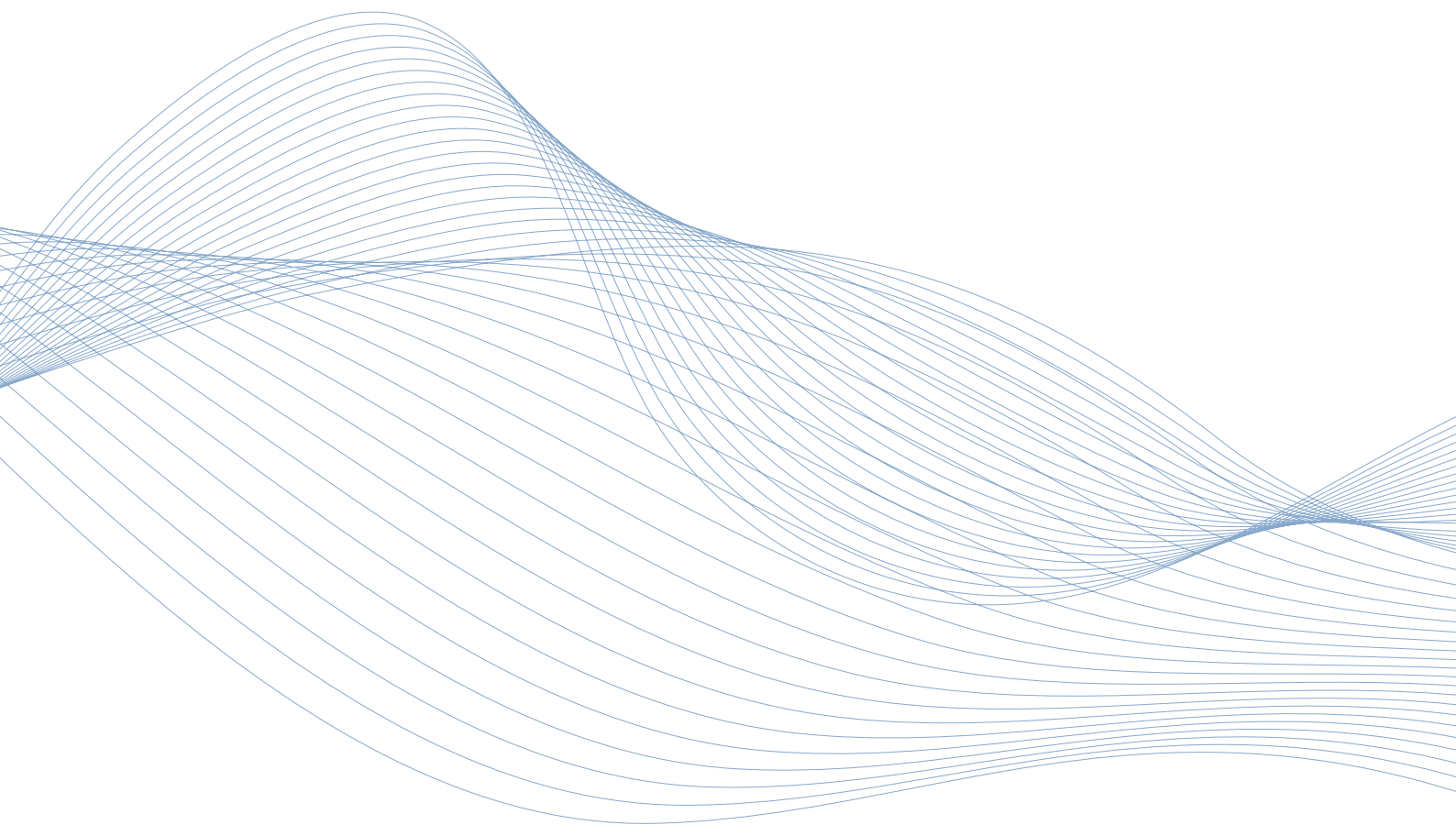




01

# 中高净值家庭 及可投资资产概况

Overview of Mid-High Net Worth Households  
and Their Investable Assets





## 01

## （一）中高净值家庭规模估算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组织形式。根据 CFPS 数据以及人口统计数据，可以估算历年中高净值家庭户数及其发展趋势，结果汇总在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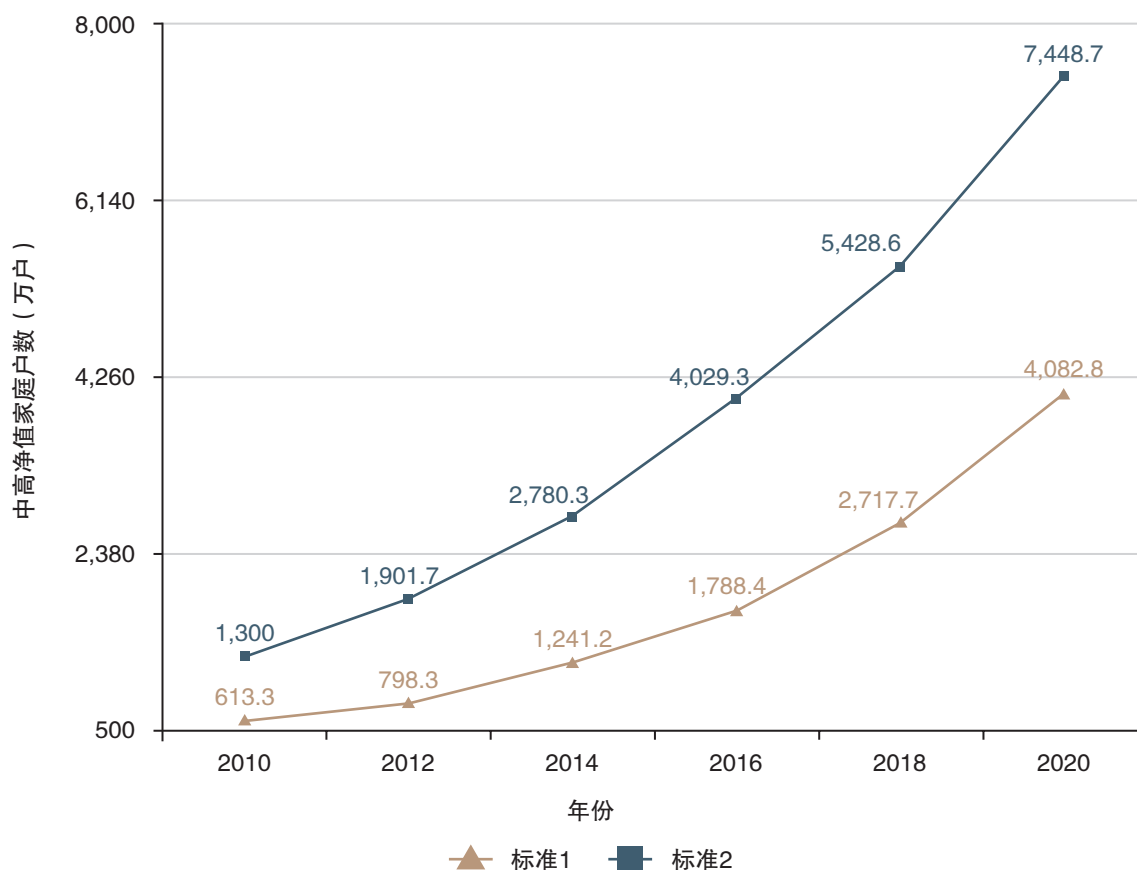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中高净值家庭户数总规模

根据图 1 所示，从 2010 年以来，我国中高净值家庭户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以 100 万元家庭可投资资产作为标准（标准 1），中高净值家庭户数从 2010 年的 613.3 万户增加到 2020 年的 4082.8 万户。以 45 万元家庭可投资资产作为标准（标准 2），中高净值家庭户数从 2010 年的 1300 万户增加到 2020 年的 7448.7 万户。从 2012 年到 2020 年，中高净值家庭户数



增长趋势尤为明显，增长速度很快。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当时全国家庭户总数为 40151.733 万户。根据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 年全国家庭户总数为 49415.7423 万户。因此，可以计算出标准 1 中高净值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1.53% 上升到 2020 年的 8.26%，相当于每 12 户家庭之中就有一户是中高净值家庭。预计到 2025 年，标准 1 中高净值家庭户数总规模将达到 5820 万户，而标准 2 中高净值家庭户数总规模将达到 10554 万户。

根据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62 人。那么，若以 100 万元可投资资产作为标准，可以估算中高净值家庭的人口数约为 10697 万人。若以 45 万元可投资资产作为标准，可以估算中高净值家庭的人口数约 19516 万人。由此估算出在 2020 年，可投资资产在 45 万元到 100 万元的中高净值人群数量约为 8819 万人。

结合人口普查数据，估算出可投资资产在 100 万元到 1000 万元之间的中高净值家庭人群数量在 2020 年约为 10405 万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大于 1000 万元的人口数，2010 年为 31 万人，而 2020 年为 292 万人。这个结果汇总在表 1。

表1 中高净值家庭人群规模估计

家庭可投资资产规模（万元）	测算（万人）	
	2010年	2020年
1000+	31	292
100-1000	1870	10405
45-100	2129	8819
45+	4030	19516

根据表 1 数据所示，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以上的中高净值家庭人群规模，2020 年是 2010 年的 9.42 倍。可投资资产在 100 万到 1000 万之间的中高净值家庭人群规模，2020 年是 2010 年的 5.56 倍。可投资资产在 45 万到 100 万之间的中高净值家庭人群规模，2020 年是 2010 年的 4.14 倍。可投资资产在 100 万到 1000 万之间的中高净值家庭人群规模增长速度比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以上的中高净值家庭人群规模的增长速度相对更慢一些。

## （二）中高净值家庭所拥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估算

基于 CFPS 数据，可以对我国中高净值家庭所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进行估算。具体估算的结果，汇总在表 2。

表2 中高净值家庭可投资资产总额估算

年份	中高净值家庭可投资资产总额（万亿元）	
	标准1	标准2
2010	30	41
2012	35	51
2014	55	76
2016	105	130
2018	126	154
2020	169	203

根据表2所示，根据标准1，中高净值家庭可投资资产规模从2010年的30万亿元，增加到169万亿元，户均可投资资产达到414万元；根据标准2，中高净值家庭可投资资产规模从2010年的41万亿元增加到203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标准1中高净值家庭可投资资产总额可望达到243万亿元，标准2中高净值家庭可投资资产总额可望达到288万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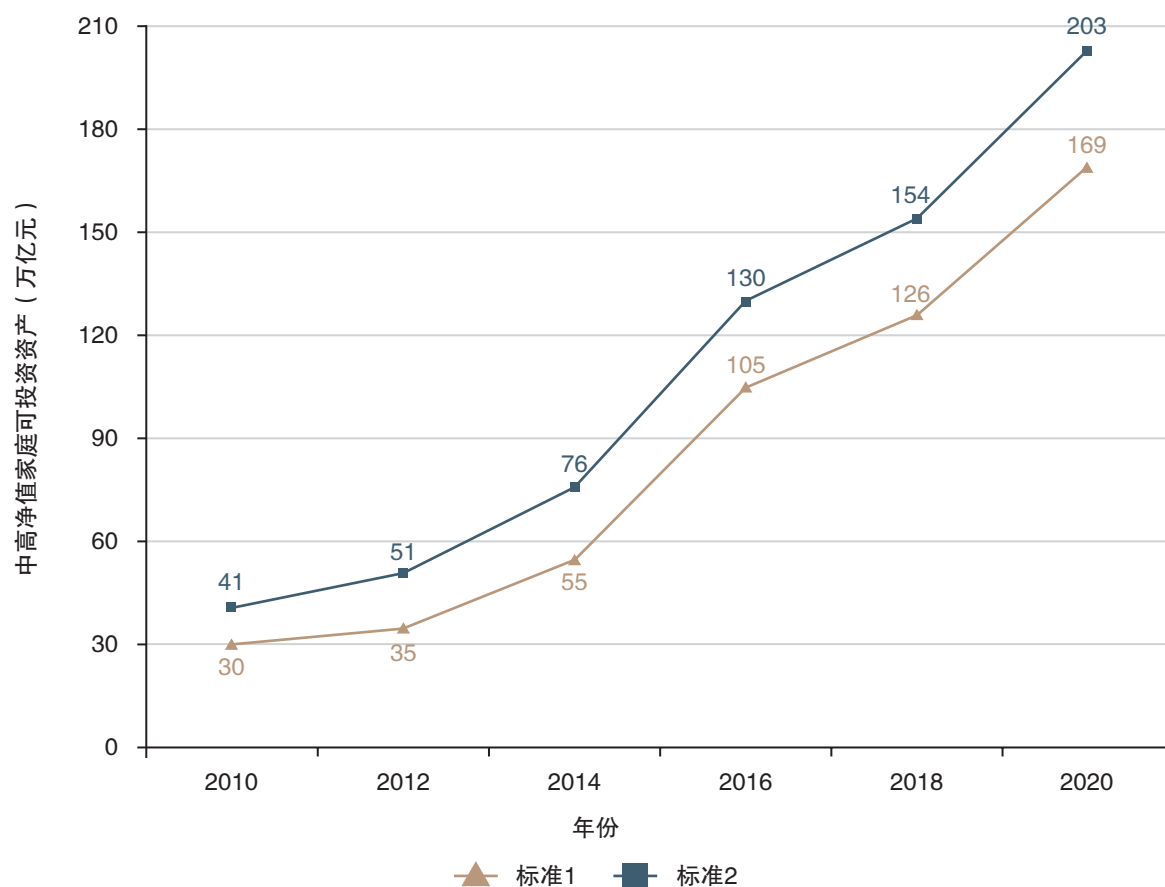


图2 中高净值家庭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额（万亿）

据图2所示，若采用100万元可投资资产作为中高净值家庭标准，那么，2010年，中高净值家庭所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为30万亿元。从2010年到2020年，中高净值家庭所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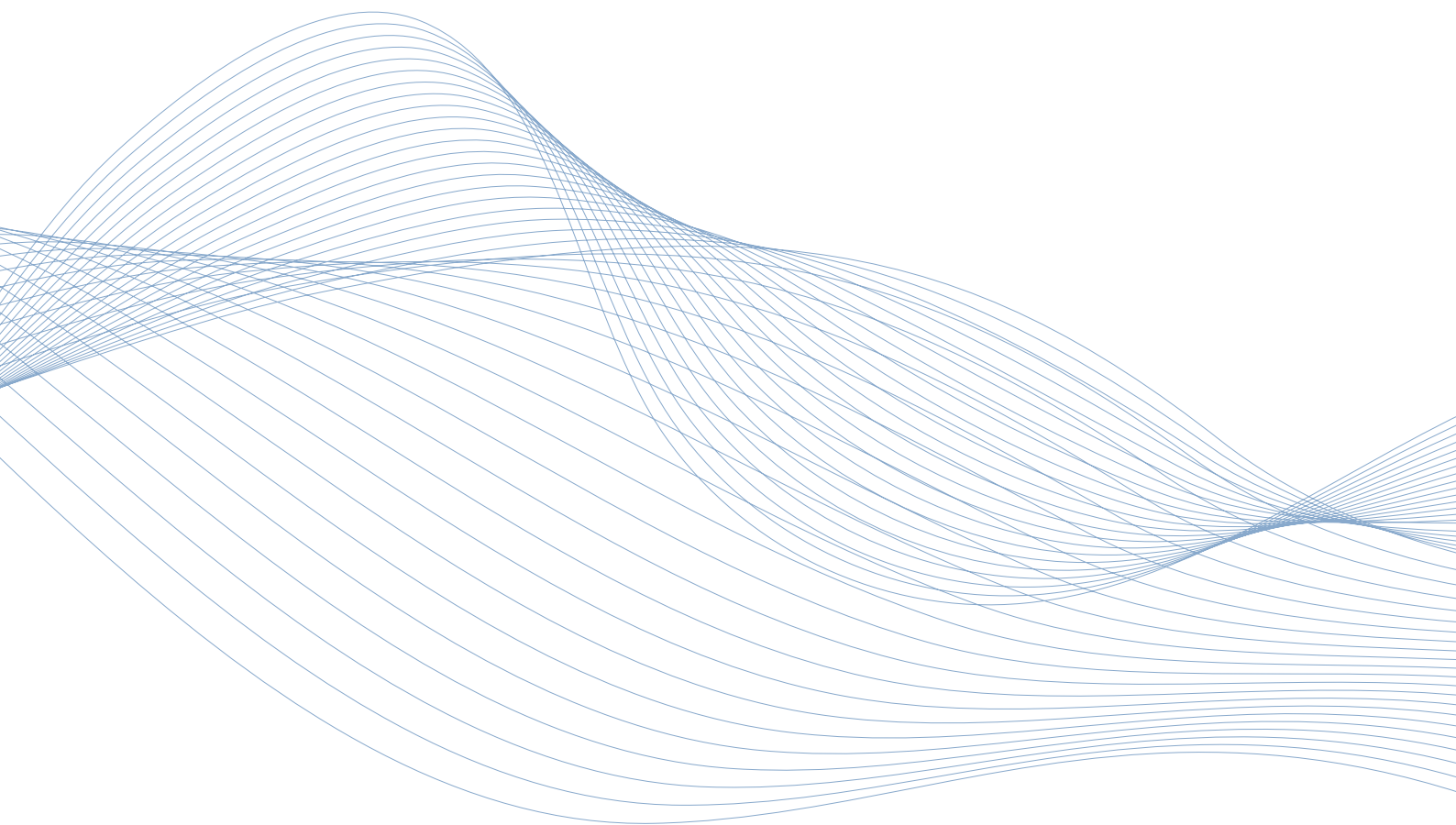
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18.87%。若采用 45 万元可投资资产作为中高净值家庭标准，那么，2010 年，中高净值家庭所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为 41 万亿元。从 2010 年到 2020 年，中高净值家庭所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14.81%。

总体上，随着经济发展及国民财富的不断累积，国内中高净值家庭人群的数量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我国成为世界上中高净值人群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也孕育出世界上最具发展前景的财富管理市场。

02

# 中高净值 家庭画像

Portraits of  
Mid-High Net Worth Households







## 02

本部分的研究聚焦在 2020 年家庭拥有 45 万可投资资产及以上（标准 2）的中高净值家庭，通过画像来呈现其主要特征和重要面貌。

## （一）家庭结构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高净值家庭的人口数均值为 3.80 人，其中 0-15 岁人口数均值为 0.76 人，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 2.36 人，60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 0.68 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 62.2%。全国超过一半中高净值家庭有至少一位 0-15 岁的孩子，超过四成的中高净值家庭有至少一位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在一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中老龄人口在数量上和占比上都超过了二、三线城市，约六成一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中有至少一位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

表3 全国及一二三线城市中高净值的家庭结构特征

	中高净值家庭
全国	
人口规模	3.80
家庭结构	
0-15	0.76
16-59	2.36
60+	0.68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62.2%
一线城市	
人口规模	3.49
家庭结构	
0-15	0.59
16-59	1.83
60+	1.07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52.4%
二线城市	
人口规模	3.48
家庭结构	



(续表)

	中高净值家庭
0-15	0.62
16-59	2.23
60+	0.63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64.1%
三线城市	
人口规模	3.85
家庭结构	
0-15	0.70
16-59	2.26
60+	0.89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58.7%

全国超过一半中高净值家庭有至少一位 0-15 岁的孩子，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中高净值家庭所普遍重视和关心的问题。通过对中高净值家庭子女教育相关的数据显示，中高净值家庭中六成以上的学龄阶段儿童会参加至少一门课外班。中高净值家庭较青睐的课外班类型是才艺培养，超过三成中高净值家庭的孩子参加至少一门才艺课。在教育规划上，中高净值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较高，92% 的孩子被希望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其中希望孩子有硕士或博士学历的占近两成。

## （二）家庭收入和支出

从家庭经营的角度来看，我国中高净值家庭中拥有私营企业的比例为 21%，约四分之三的中高净值家庭包含参与受雇工作的家庭成员，中高净值家庭成员领取退休金和养老金的比例为 44%。

我国中高净值家庭的年家庭总收入均值为 239872 元，家庭人均收入为 75192 元（见表 4）。不同城市的中高净值家庭的收入也有较大差别，一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的总收入均值为 484088 元；而在二线和三线城市，中高净值的收入均值分别为 287155 元和 232836 元。

表4 中高净值家庭的收入情况

		中高净值家庭
全国范围	家庭总收入	239872
	家庭人均收入	75192
分城市的家庭总收入	一线城市	484088
	二线城市	287155
	三线城市	232836

工资性收入为中高净值家庭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占比是 52%。全国范围内，中高净值家庭年度总支出的均值为 163662 元。从消费结构（各类支出占比）上来说，中高净值家庭食品支出的占比较小，而住房、生活用品以及文教娱乐支出的占比较高。

### （三）金融素养和风险偏好

金融素养指的是做出合理金融决策并最终实现金融福利的必要意识、知识、技术、态度和行为的结合。在图 3 中，根据金融素养得分从 0 到 3 把中高净值家庭金融素养从低到高分成四档。根据图 3 所示，中高净值家庭成员的风险偏好总体上以规避风险为主，其中近五成家庭成员追求风险最小化，约四成在风险和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只有一成左右的成员追求收益最大化。风险偏好与个人的金融素养相关。随着金融素养水平的增高，人们不再一味地追求最低风险，而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寻求平衡。在金融素养得分最高的家庭成员中，追求最低风险的比例为 31%，远小于金融素养得分最低的家庭成员（55%）；金融素养满分的居民虽然追求最低风险的概率降低，但他们并非乐于追求最大利益，只有一成左右选择此风险偏好；超过一半（57%）金融素养测试为满分的中高净值家庭成员选择了在风险和收益之间进行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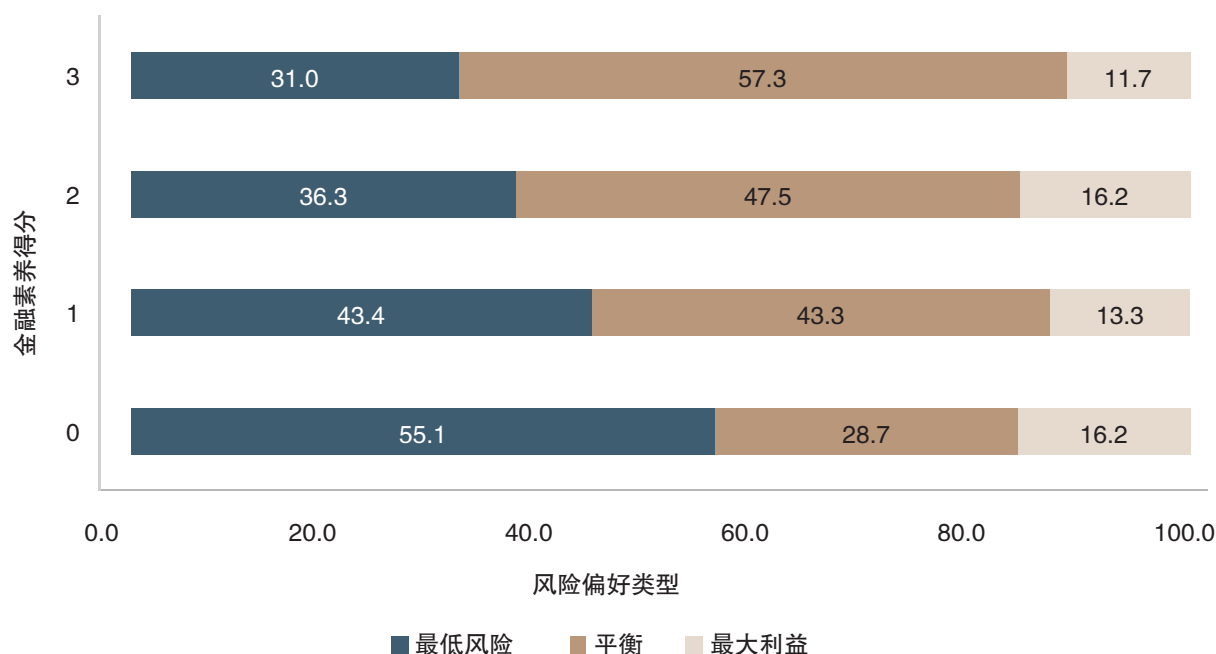


图3 城镇中高净值家庭成员不同金融素养水平所对应的风险偏好分布

### （四）职业、恋爱与婚姻

中高净值家庭中，处在劳动年龄的男性就业比例在 95% 以上；但女性的就业率显著低于



男性，约四分之三处于就业状态，超过两成的中高净值家庭劳动年龄女性（22.20%）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会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生活之中，成为全职家庭主妇。中高净值家庭中劳动年龄的家庭成员所从事的职业呈现多样化特征，涵盖了各行各业。其中机关或企业的各类负责人和经营业主占比 13%，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21%，办事人员占比 12%，商业服务业人员 21%，农业人员 13%，生产运输人员 21%。

中高净值家庭中法定婚龄以上的成员中八成已婚，未婚人士占 16%。30 岁以上的中高净值家庭女性未婚比例不足 3%，男性未婚比例高于女性，但也不足 6%。未婚状态的家庭成员年龄集中在 30 岁以下。即便他们当前状态是未婚，这些未婚人士的结婚意愿总体很高，只有 2.4% 的未婚成员表示不想结婚。未婚人士的理想结婚年龄的中位数是 27 岁，众数是 30 岁，有超过 20% 的中高净值家庭未婚人士选择这一年龄。这说明婚姻和家庭依然是中高净值家庭的主流选择。

中高净值家庭成员中的已婚人士对婚姻的总体满意度较高，1-5 分的打分中平均得分为 4.48。他们对配偶在经济上的贡献满意度的平均打分（4.32）高于他们对配偶在家务上的贡献满意度（4.04）。中高净值家庭成员与另一半认识的最常见方式是朋友介绍，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婚夫妇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彼此。其次，学校和工作单位也是结识伴侣的主要场所，比例分别占到两成。他们通过网恋认识另一半的比例极低，不到 1%。

## （五）网络、信息与健康

中高净值家庭中 10 岁及以上的家庭成员中超过八成通过手机或电脑上网。他们的网络行为多种多样。10 岁以上的在校学生中，超过一半人玩网络游戏，接近四分之一每天玩；这些在校学生同时也是短视频的爱好者，三分之二有观看短视频的习惯，三分之一会每天观看。

表5 中高净值家庭成员的网络行为

人员类型	参与程度	网络游戏	观看短视频	网上购物	网络学习
学生	参与	54.51%	67.62%	34.43%	44.26%
	深度参与	23.16%	31.56%	2.05%	17.83%
上班人士	参与	22.55%	68.9%	57.19%	29.93%
	深度参与	9.84%	47.44%	5.84%	14.01%
其他人士	参与	15.17%	43.68%	34.88%	10.62%
	深度参与	8.49%	31.14%	5.56%	5.76%

根据表 5 所示，对于中高净值家庭中的上班人士来说，短视频是比网络游戏更普遍的网络行为。他们当中超过三分之二观看短视频，接近一半每天观看；打网络游戏的比例是观看短视

频的三分之一，不到一成每天打网络游戏。除了学生和上班人士外，中高净值其他家庭成员的最常见的网络行为也是观看短视频，其中超过四成有此行为，约三成会每天观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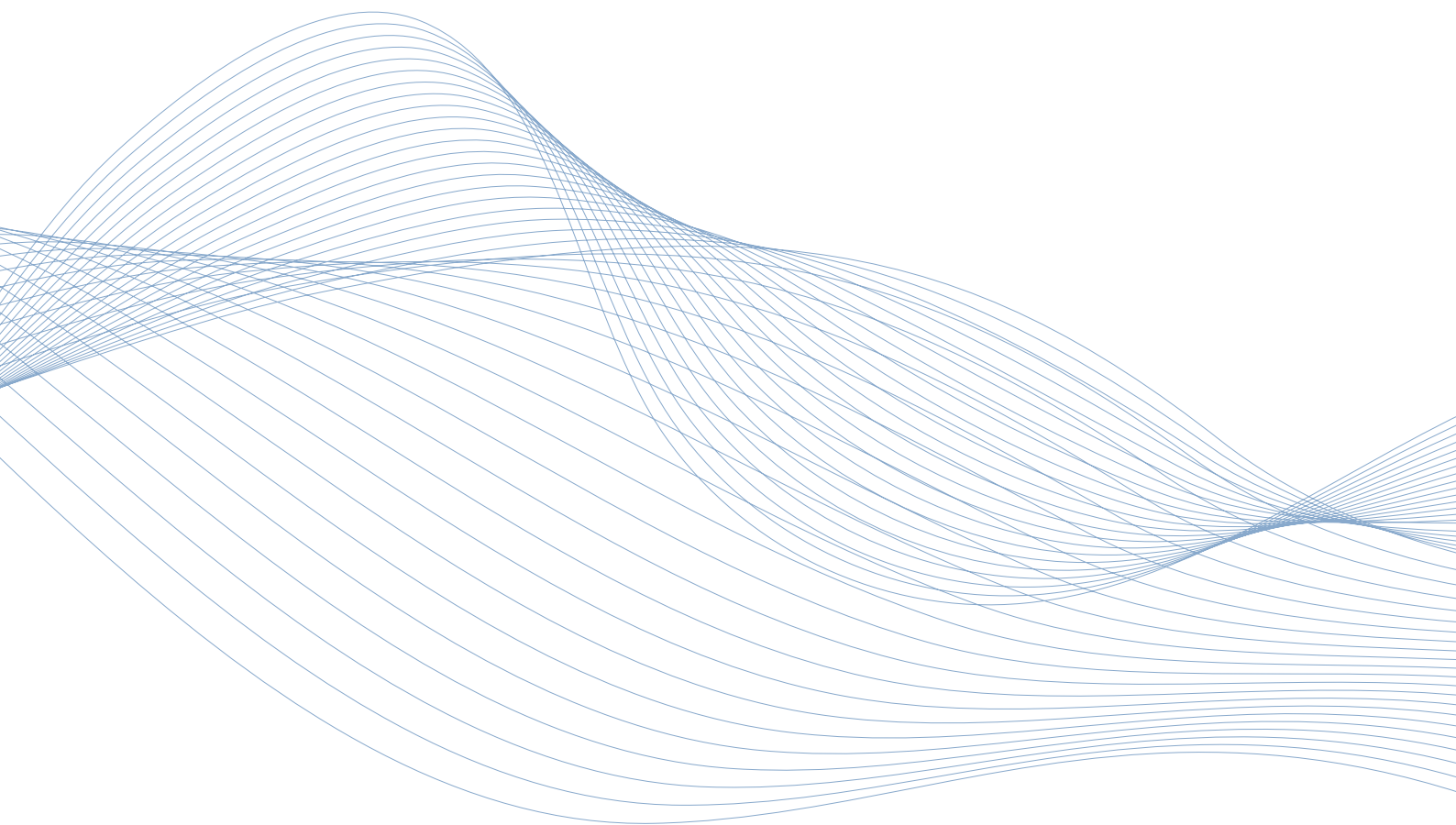
从客观的健康指标上来看，中高净值家庭成员在过去 12 个月因病住院的比例为 7.3%。从失能比例上来看，中高净值家庭的 45 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中，失能的比例是 6.6%。近五成中高净值家庭成员每周至少锻炼一次，但也有四成从来不锻炼。中高净值家庭成员过去一个月吸烟的比例为 24%；他们饮酒的比例类似，12% 的家庭成员每周饮酒超过 3 次。中高净值家庭成员虽然平均睡眠时长（工作日 7.36 小时，休息日 8.39 小时）合理，但是在工作日，中高净值家庭成员中睡眠不足的比例是 18.6%。



03

# 中高净值家庭 金融资产配置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of  
Mid-High Net Worth Households







## 03

### （一）总体情况

根据不同年份的 CFPS 数据，可以计算出我国中高净值家庭在无风险金融资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上的配置比重。这里，无风险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及存款，风险性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和债券。根据历年 CFPS 调查数据，采用 45 万元家庭可投资资产作为标准（标准 2），计算出中高净值家庭在对应年份上在这两类金融资产配置的比重，结果汇总在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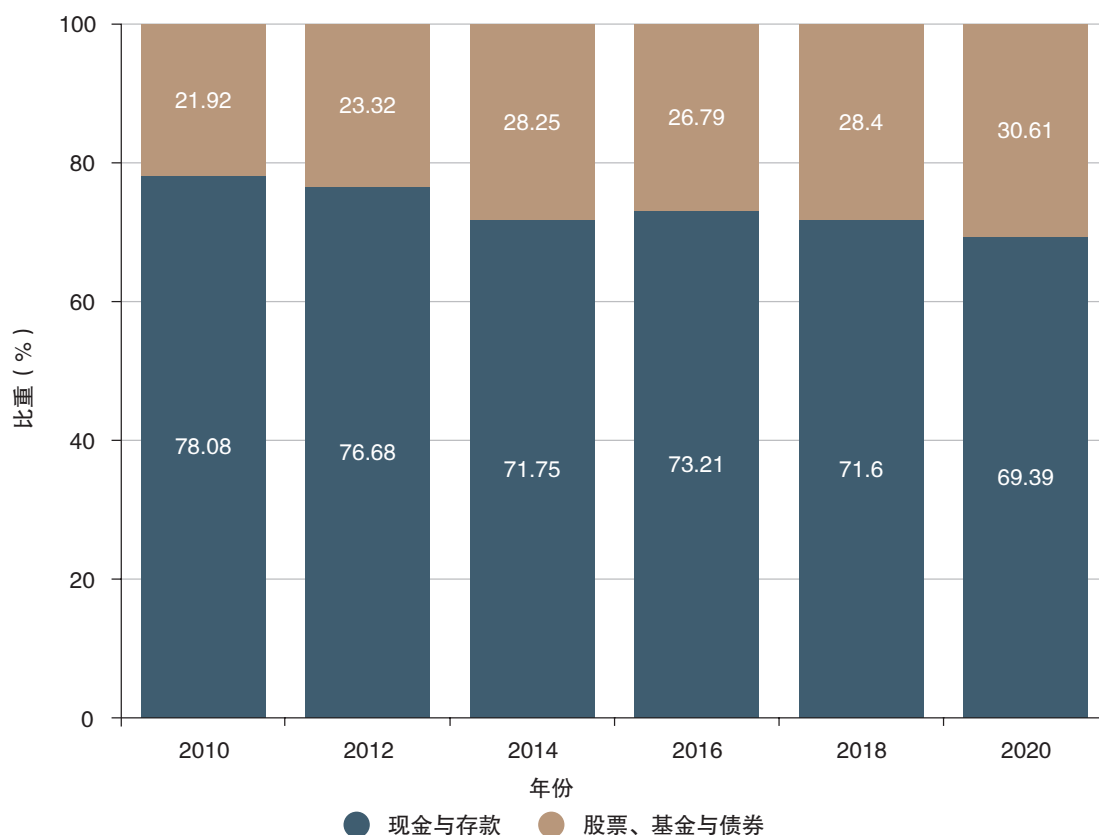


图4 2010-2020年中高净值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

根据图 4 所示，中高净值家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所占比重从 2010 年的 21.92% 增加到 2012 年的 23.32%。然后，出现了明显增加的态势。2014 年，这个比重增加到了 28.25%。到了 2016 年，这个比重为 26.79%。到了 2018 年，这一比重是 28.4%。到了 2020 年，这一比重为 30.61%。可见，



近些年来，总体而言，中高净值家庭风险性资产比重大概在 28% 左右。预计到 2025 年，中高净值家庭所持有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将增加至 34.09%。

### （二）城乡情况

中高净值家庭在金融资产配置上往往会存在比较明显的城乡差异。居住地的城乡属性是根据 CFPS 家庭的居住地址所在的社区是村委会还是居委会来判断。为了便于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乡宏观数据对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标准来对 CFPS 样本家庭社区一级的地址进行重新判断而最终形成城乡属性。在此分类基础上，计算出在城市和农村中的中高净值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分别汇总在图 5 和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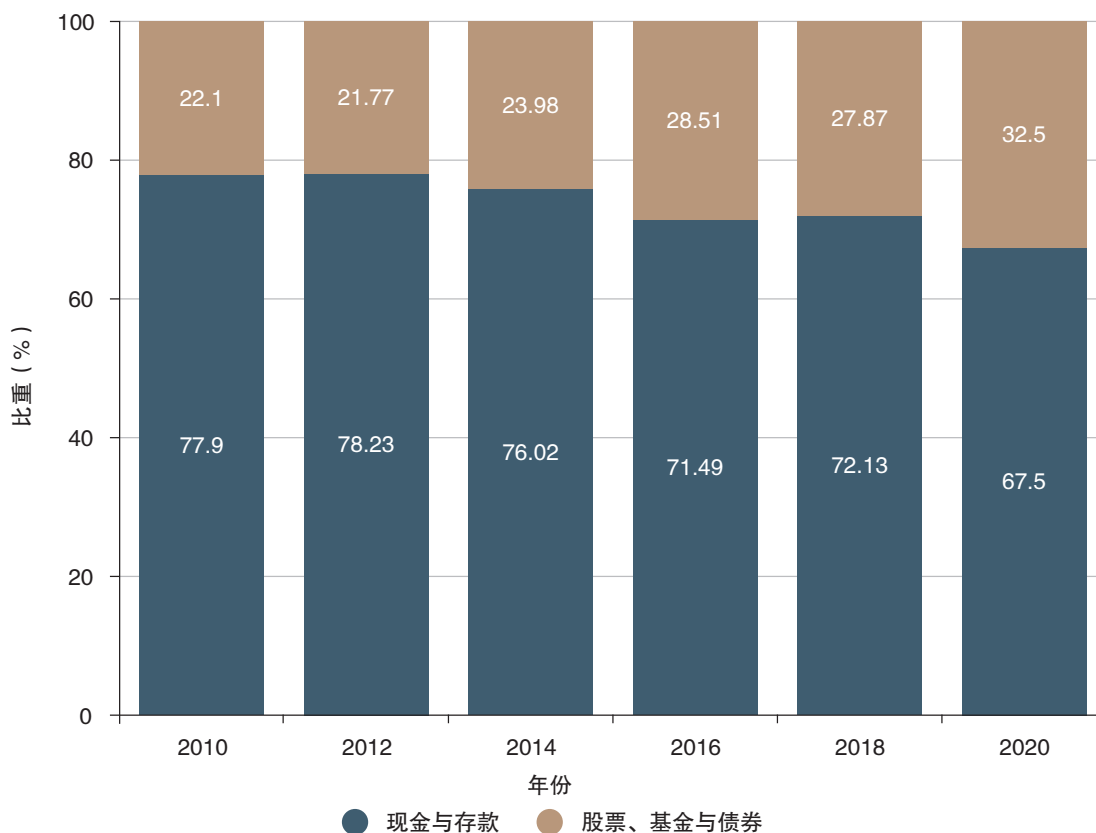


图5 2010–2020年城市中高净值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

根据图 5 所示，2010 年城市地区中高净值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比重是 22.1%。之后，出现了小幅下降，下降到 2012 年的 21.77%。此后，总体上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到了 2014 年，这个比重增加到了 23.98%。2016 年，继续增加达到了 28.51%。尽管 2018 年之后，出现了小幅下降，变成了 27.87%。但是，随后出现明显反弹。到了 2020 年，这个比重一举超过了 30%，达到了 32.5%。预计到 2025 年，这一比重会达到 37.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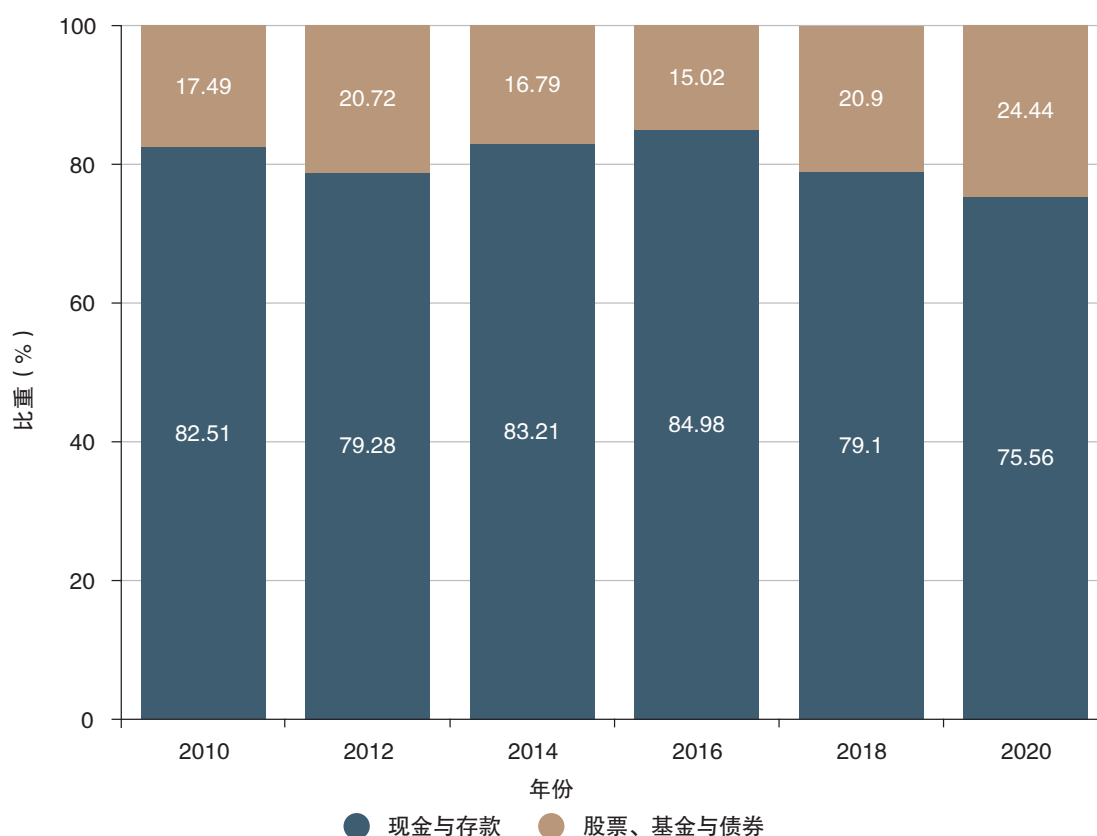


图6 2010-2020年农村中高净值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

在农村地区的中高净值家庭在风险性资产配置上，根据图6所示，2010年的配置比重是17.49%。到了2012年，这个比重增加到了20.72%，增加幅度比较明显。然后，出现了反弹。到了2014年，这个比重下降到了16.79%。接下来又进一步出现了小幅下降。到了2016年，这个比重变成了15.02%。之后，出现连续上升的趋势。2018年，这个比重增加到了20.9%。到了2020年，出现了进一步增加的态势，这个比重增加到了24.44%。预计到2025年，这一比重会达到25.17%。

### （三）城市情况

这里，根据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全国城市综合实力排行榜》的城市分级标准，把样本家庭所在的城市分成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及以下城市。此外，考虑到不同级别的城镇家庭所拥有的可投资资产的规模有所不同。因此，在一线城市中采用可投资资产100万元作为中高净值家庭的划分标准，在二线城市中采用可投资资产50万元作为中高净值家庭的划分标准，在三线及以下城市中采用可投资资产20万元作为中高净值家庭的划分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标准3。根据这个划分标准，在上述三个级别城市上分别识别出中高净值家庭，并计算出中高净值家庭在风险性金融资产上的配置比重，分别汇总在图7、图8和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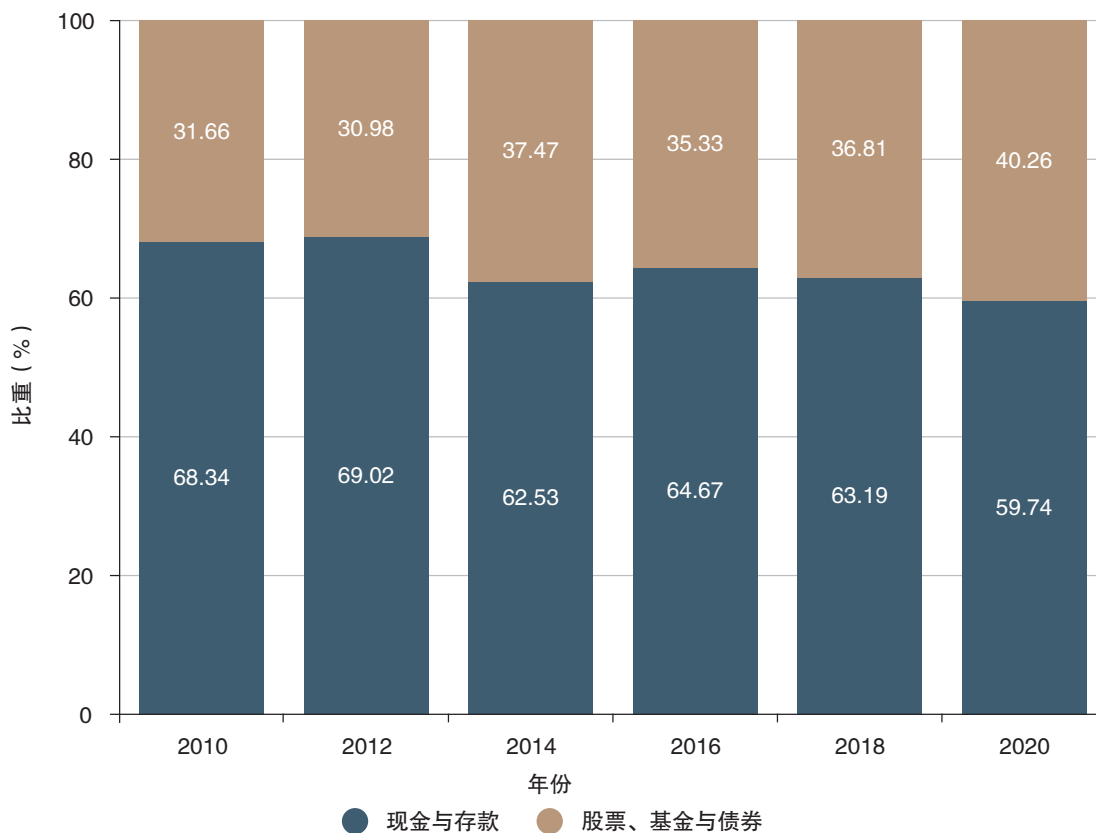


图7 一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根据图 7 所示，一线城市的中高净值家庭在风险性金融资产上的配置比重，总体上呈现增加的趋势，从 2010 年的 31.66% 增加到了 2020 年的 40.26%，增加了将近 9 个百分点。总体而言，一线城市的中高净值家庭在风险性金融资产上的配置比重相对较高，在 2010 年到 2020 年间的平均比重是 35.42%，而 2020 年这个比重还突破了 40%。预计到 2025 年，这一比重会达到 44.47%。

根据图 8 所示，在二线城市中，中高净值家庭在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上的比重，虽然不同的年份有所波动，但总体上比较稳定。这个比重在 2010 年是 28.8%，到了 2020 年，是 29.68%，增加了不到 1 个百分点。预计到 2025 年，这一比重会达到 29.8%。

根据图 9 所示，在三线及以下城市中，中高净值家庭在风险性金融资产上的配置比重，总体上呈现增加的态势，从 2010 年的 26.31% 增加到 2020 年 32.52%，增加了 6 个百分点。从 2010 年到 2020 年，中高净值家庭在风险性金融资产上的平均配置比重为 30.79%。预计到 2025 年，这一比重会达到 34.52%。可见，在三线及以下城市中的中高净值家庭，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对于可能的金融投资风险并不抵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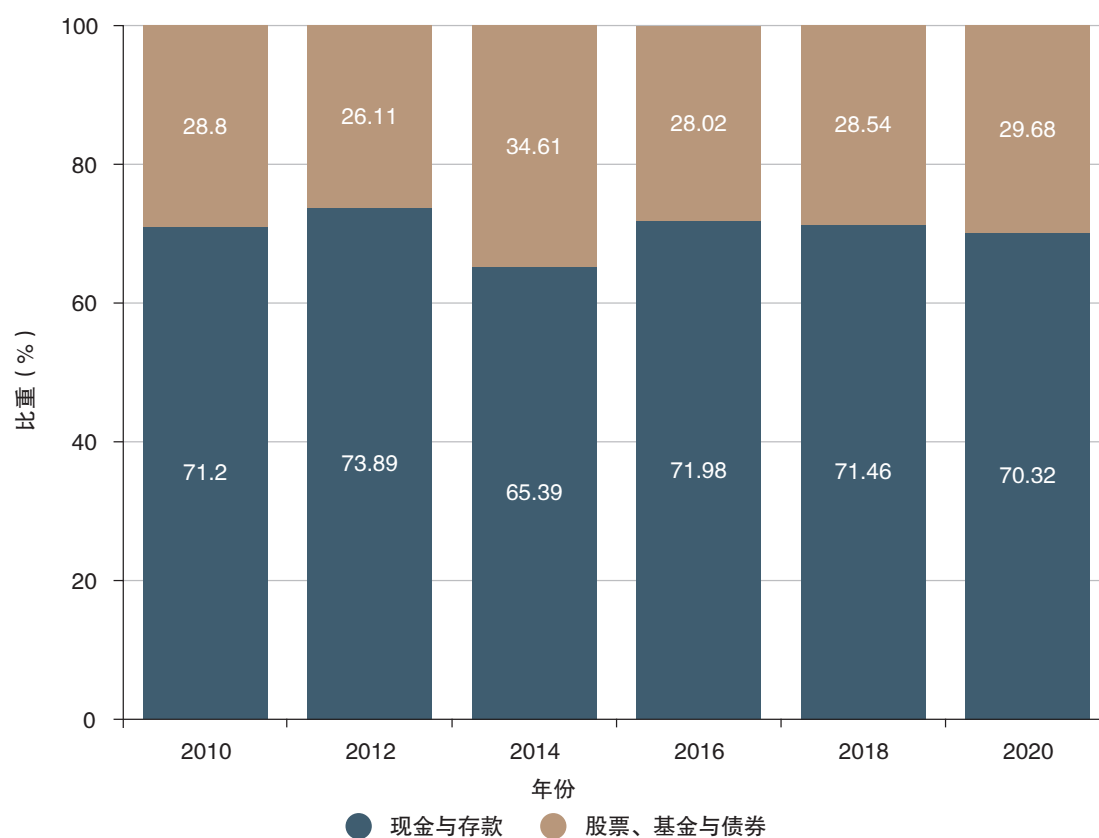


图8 二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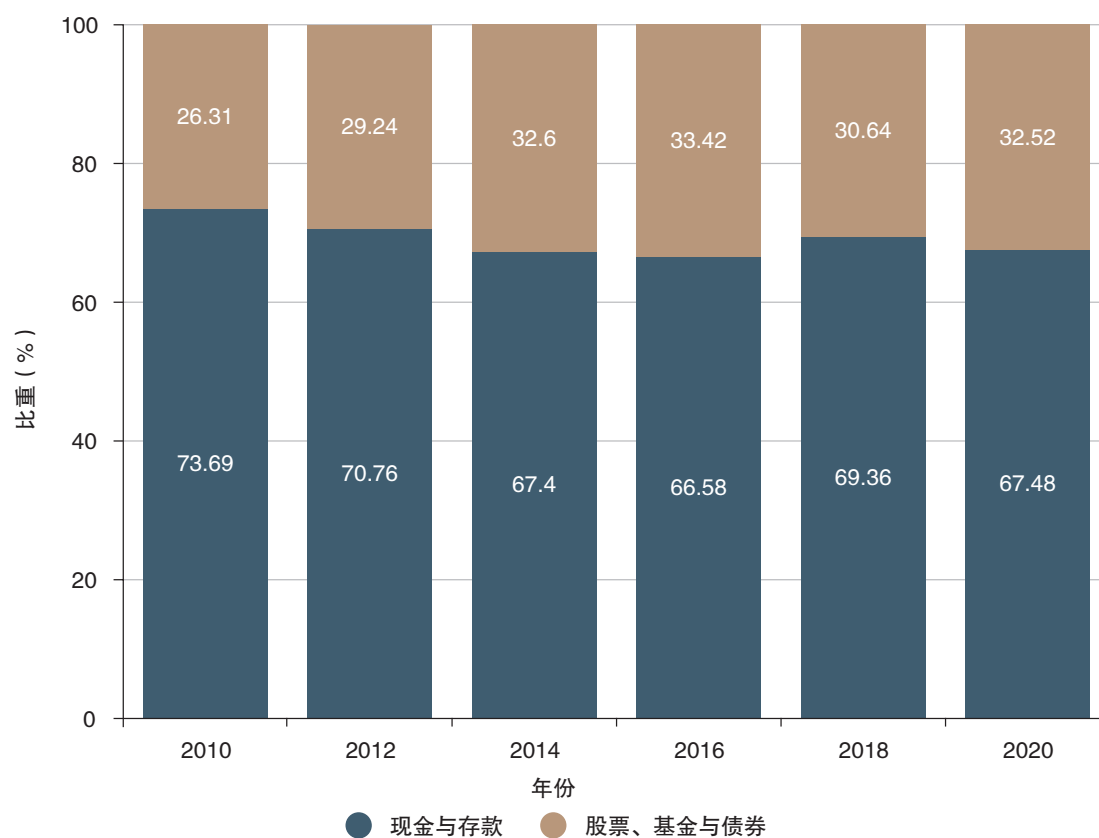


图9 三线及以下城市中高净值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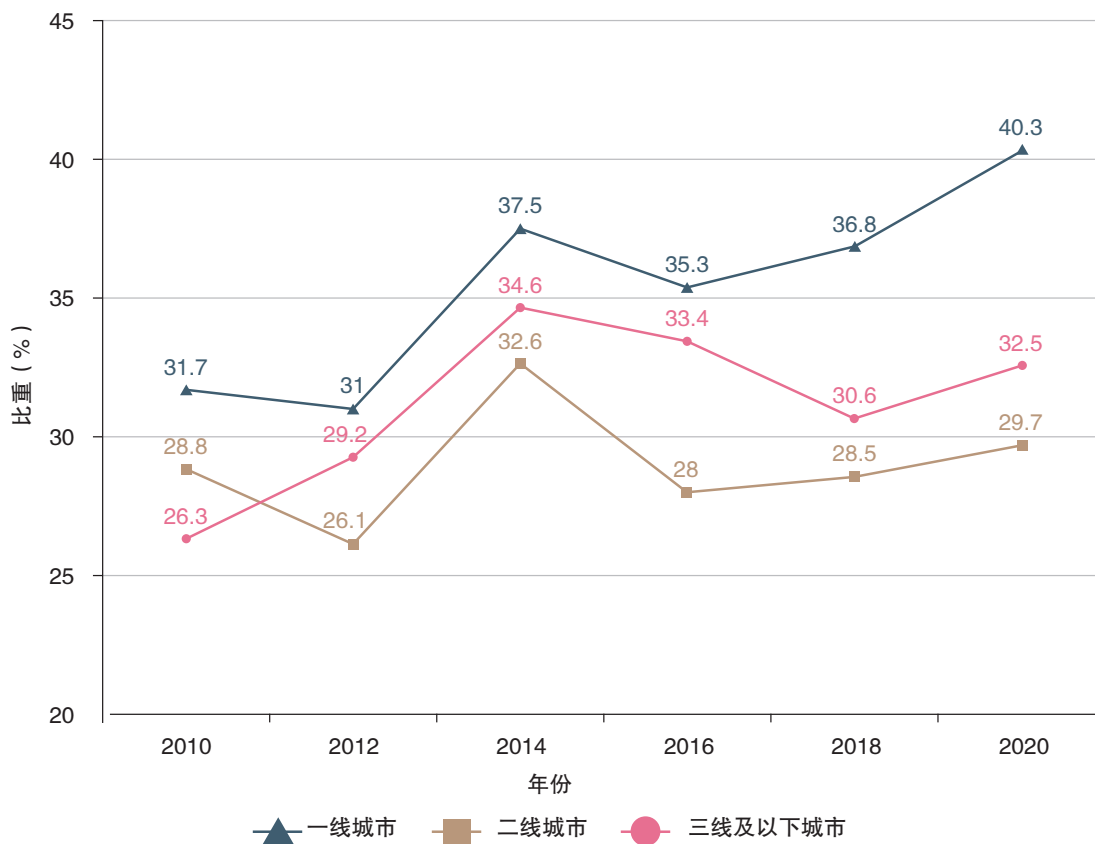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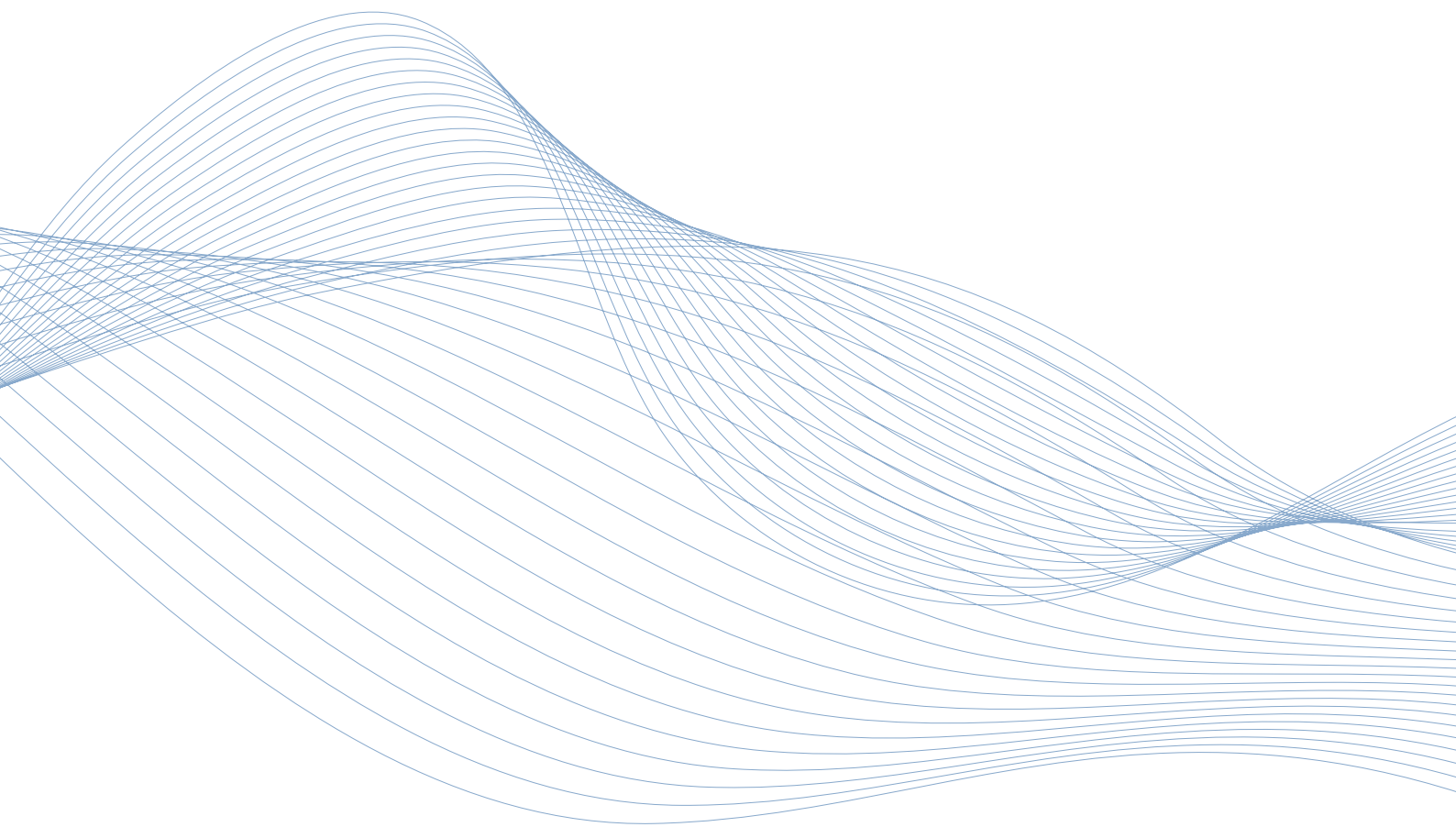
图10 不同级别的城市比较

三类城市中高净值家庭对于金融投资风险的态度，可以从图 10 进一步得到直观体现。根据图 10 所示，不同级别的城市中，中高净值家庭在风险性金融资产上的配置比重也是有所不同。总体而言，中高净值家庭在风险性金融资产上的配置比重，一线城市要明显高于二线及以下城市，而三线及以下城市要略微高于二线城市，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04

# 中高净值家庭 非金融资产配置

Non-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of  
Mid-High Net Worth Households







## 04

家庭资产是指家庭所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家庭资产主要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两大类。本部分聚焦在家庭非金融资产，具体包括了农业或工商业生产经营、房产与土地、车辆、耐用品等资产。本部分研究聚焦于标准 2 中高净值家庭，即家庭可投资资产在 45 万元及以上。

### （一）经营性资产

这里使用 CFPS 从 2010 年到 2020 年的追踪数据，对中高净值家庭的个体经营活动进行动态分析，研究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揭示其中的发展规律。就个体经营的情况，结果汇总在表 6。

表6 中高净值家庭拥有个体经营企业的变动分析

年份	拥有个体经营企业比例(%)
2010	18.59
2012	21.94
2014	21.87
2016	22.11
2018	20.35
2020	20.68

根据表 6 所示，中高净值拥有个体经营企业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18.59% 增加到了 2020 年的 20.68%。总体而言，中高净值家庭从事个体经营的比重呈现上升态势，但是，从 2016 年度到 2018 年，有小幅下降。

即便是在从事个体经营企业的中高净值家庭中，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数量也是有所不同。具体汇总在表 7。

根据表 7 所示，从家庭从事 2 家及以上企业的比例发展趋势来看，中高净值家庭从 2010 年的 16.41% 增加到了到 2020 年 20.32%。

在企业经营业绩上，从 2010 年到 2020 年中高净值家庭所持有的个体经营企业资产的中位数，汇总在表 8。



表7 从事经营活动的数量变动

企业或经营活动数量	年份	加权比例(%)
1家	2010	83.59
	2012	85.84
	2014	88.48
	2016	89.49
	2018	89.24
	2020	79.68
2家及以上	2010	16.41
	2012	14.16
	2014	11.52
	2016	10.51
	2018	10.76
	2020	20.32

表8 中高净值家庭从事个体经营的资产（万元）

年份	中高净值家庭
2010	26.94
2012	18.49
2014	12.94
2016	15.01
2018	17.18
2020	14.51

根据表8所示，从中位数的大小来看，中高净值家庭所持有的个体经营企业资产中位数从2010年的26.94万元减少到2020年的14.51万元。我们推测出现该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以及疫情影响带来的企业及个体经营资产缩水。

## （二）房产资产配置

在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中，房产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家庭资产中占据重要的份额。一些中高净值家庭及时把握住了房市发展趋势，通过投资多套房产的方式，实现家庭财富的快速增值。房产是中高净值家庭所持有的重要的非金融性资产。对中高净值家庭从2010年到2020年期间是否拥有房产（将住房类型中家庭成员拥有完全或部分产权）进行统计，结果汇总在表9。

表9 现住房拥有房产的比例

年份	加权比例 (%)
2010	82.13
2012	86.25
2014	80.6
2016	78.96
2018	76.5
2020	79.52

由表 9 可知，总体而言，中高净值家庭拥有住房（家庭成员拥有完全或部分产权）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差不多在 80% 左右。对中高净值家庭的现住房价值进行统计分析，相关结果汇总在表 10。

表10 现住房的市价随时间变动表

年份	均值
2010	71.66
2012	73.02
2014	85.8
2016	101.01
2018	110.27
2020	107.61

根据表 10 可知，从房价总体变化趋势上来看，从 2010 到 2018 年中高净值家庭的房价总体上都在增长，且增长幅度较大。2020 年则略有下降，这可能与疫情下房地产市场放缓、房市价格总体上略有所回落有关。

中高净值家庭拥有其他住房的比例，相关统计结果汇总在表 11。

表11 是否拥有其他房产

年份	中高净值家庭	
	样本数	加权比例
2010	447	96.29
2012	515	87.44
2014	770	88.37
2016	1064	87.38
2018	1401	88.27
2020	1465	85.91

根据表 11 所示，中高净值家庭拥有其他房产的比例还是很高的，超过了 85%。拥有其他房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投资于房产，通过持有投资性房产来实现家庭财富的迅速增值。



此外，中高净值家庭拥有其他房产的比例相对于 2010 年呈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表明中高净值家庭开始通过卖出部分投资性房产而变现，从投资性房产换成其他资产。对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而言，在国家“房住不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政策影响下，中高净值家庭从投资性房产中套现并进行资产的重新配置，意味着重要的市场机会。

中高净值家庭拥有其他一套房子和多套房子的家庭比例，汇总在表 12。

表12 拥有其他房产的结果分析

套数	年份	加权比例
其他一套	2010	83.59
	2012	85.84
	2014	88.48
	2016	89.49
	2018	89.24
	2020	79.68
其他多套	2010	16.41
	2012	14.16
	2014	11.52
	2016	10.51
	2018	10.76
	2020	20.32

由表 12 可知，拥有其他一套房的中高净值家庭比例大概在 80-90% 之间。其中，也有不少家庭拥有拥有多套房。

对于其他房产的价值，汇总在表 13。

表13 其他房产的市价变动表

年份	均值
2010	98.11
2012	90.85
2014	108.06
2016	142.68
2018	133.21
2020	141.49

根据表 13 可知，中高净值家庭的其他房产的市价在逐年增加，且增加较大。当然，这种增加趋势与平均房价总体上的逐年上升是一致的。投资性房产价格的上涨，是推动中高净值家庭财富增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其他房产的影响较大，因此，进一步计算中高净值家庭之中其他房产占总房产的比重，相关统计结果汇总在表 14。

表14 其他房产占总房产的比例随时间变动的分布

年份	均值
2010	57.79
2012	55.44
2014	55.74
2016	58.55
2018	54.71
2020	56.8

根据表 14 所示，在中高净值家庭之中，其他房产在总房产中的资产占比是比较稳定的，大致在 55% 左右，2020 年略有上升。

按照本研究的定义，非自住房产的价值属于可投资性资产的范畴，由此这里比较一下标准 2 的中高净值家庭中非自住房产的资产占可投资性资产的比重，相关结果汇总在表 15。

表15 其他房产的资产占可投资性资产的比例分布

年份	比例（均值）	比例（中位数）
2010	90.60	91.63
2012	87.60	85.07
2014	91.50	85.84
2016	86.68	86.77
2018	79.05	80.69
2020	90.06	9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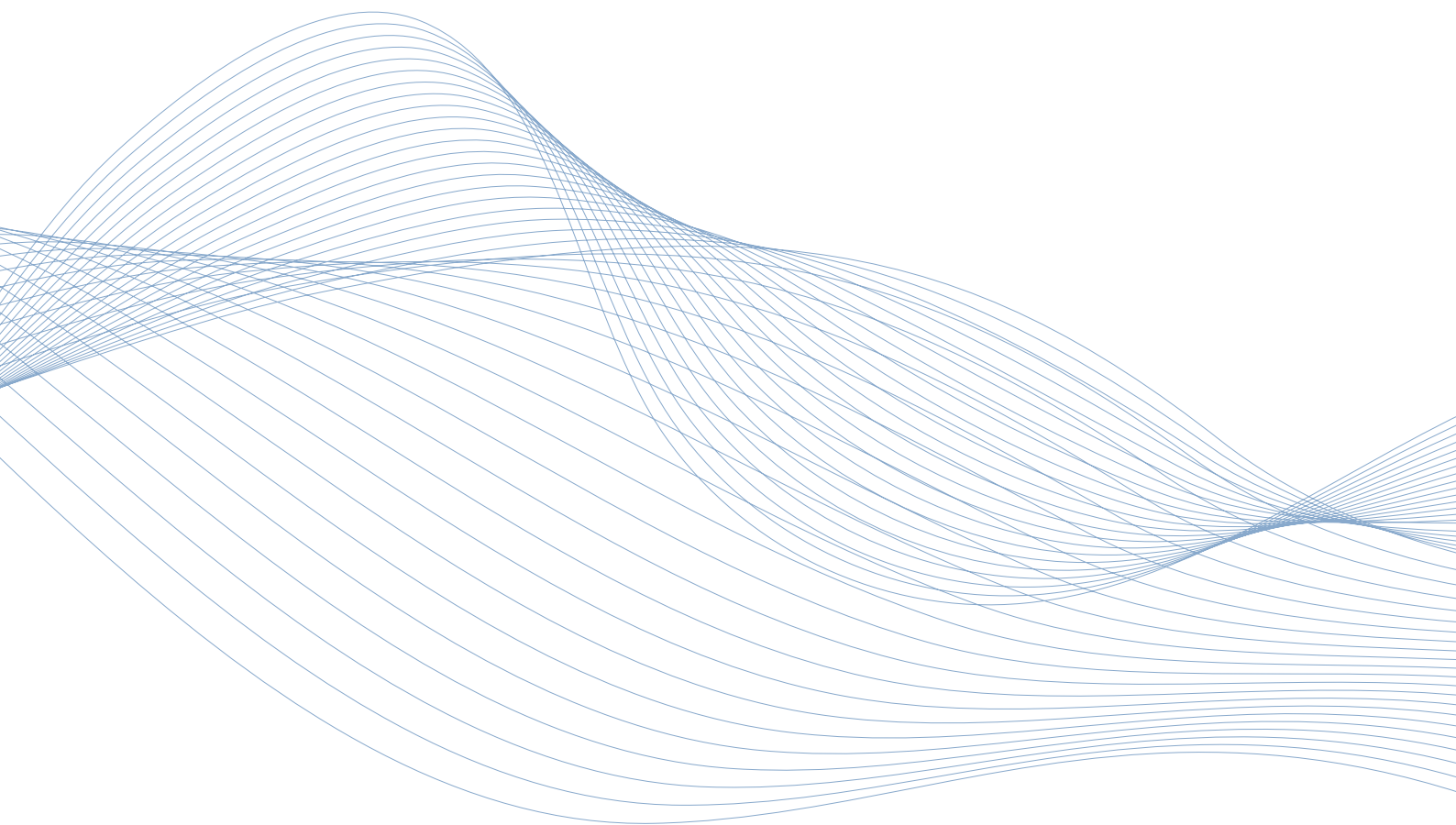
根据表 15 所示，从均值来看，中高净值家庭投资性房产价值占家庭可投资资产中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90.6% 小幅下降到 2020 年的 90.06%。但是，从中位数上来看，这一比例从 2010 年的 91.63% 上升到 2020 年的 95.21%。不过，从 2010 年到 2018 年的情况来看，中高净值家庭其他房产到资产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 2010 年的 90.6% 下降到 2018 年的 79.05%。这应该体现了正常年份的发展趋势。2020 年的数据显示出现了一定的反转趋势，我们判断主要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的影响，其他资产出现缩水，导致了这一结果。



05

# 中高净值家庭 商业保险配置

Commercial Insurance Coverage of  
Mid-High Net Worth Households







## 05

## （一）家庭商业保险参与情况

### 1. 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逐年递增

基于 2010–2020 年 CFPS 数据分析发现，居住在中国大陆 25 个省市的常住中高净值家庭（家庭可投资资产 45 万及以上）商业保险的参与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中高净值家庭的参与率远高于其他家庭两倍以上，2016 年中高净值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率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其他家庭的参与率从 2018 年起达到 30% 左右。中高净值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早于其他家庭，图 11 数据显示，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增长幅度较大的是在 2010–2012 年，2012 年比 2010 年增长 11.2%，而其他家庭则是在 2016 年至 2018 年间增加幅度扩大到 7.3%。2018–2020 年两类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率均放慢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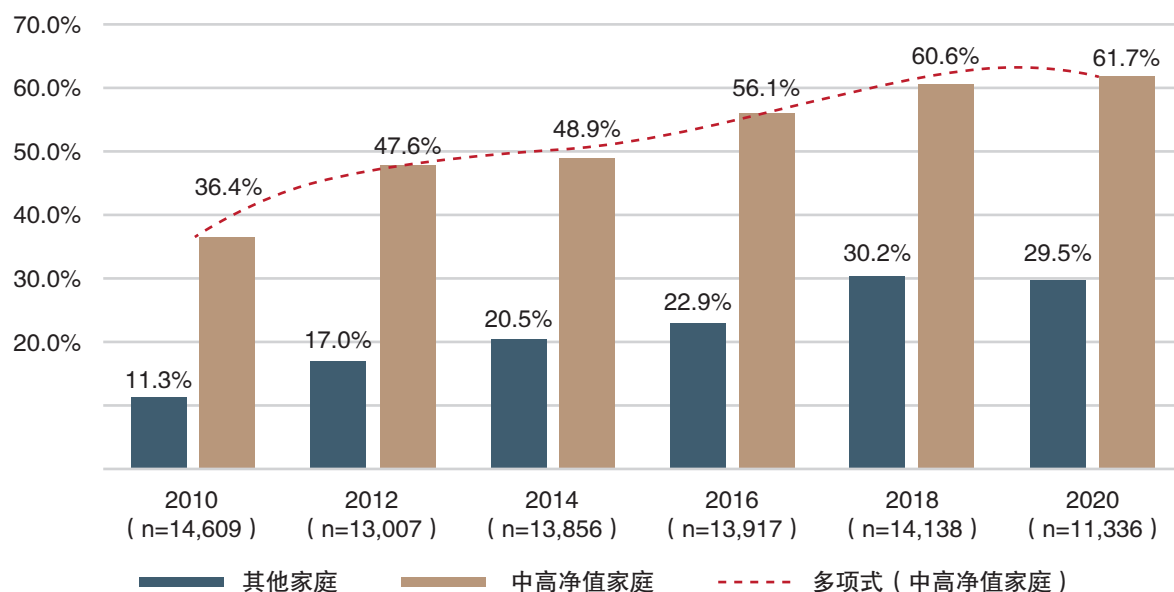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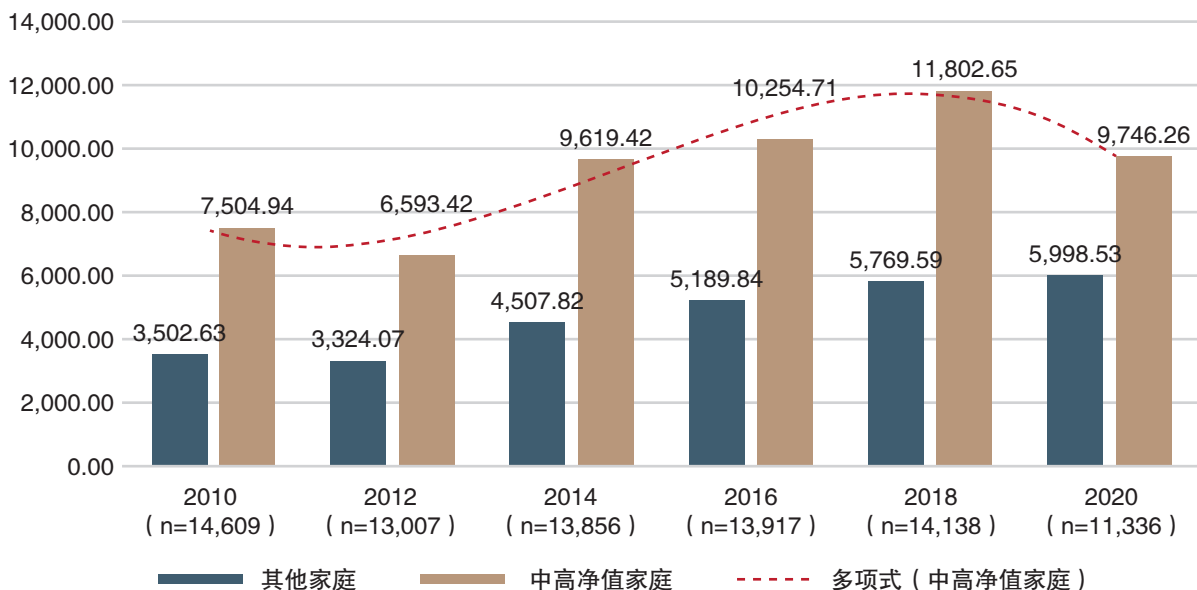
图11 2010–2020年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

### 2. 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基本呈上升态势，2020 年略降

根据图 12 所示，2010–2020 年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基本呈上升态势，但在 2012 年和 2020 年有下降，2012 年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规模最小（6593.42 元 / 年），低于最高年份



5000 余元（2018 年保险规模最大，为 11802.65 元 / 年）。中高净值家庭保险规模始终高于其他家庭，增长幅度也明显大于其他家庭，二者之间的差距在 2010–2012 年维持在近 4000 元的水平，从 2014 年开始扩大到 5000 元 –6000 元左右，到了 2020 年则又缩减到近 4000 元。



### 3. 商业保险密度波动式上升

根据图 13 所示，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密度，即家庭人均商业保险支出（元 / 年）总体呈波动式上升，2018 年达到峰值（3649.18 元 / 年），2012 年保险密度最低（1914.76 元 / 年）。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密度 2014 年显著高于 2012 年（增幅约 44.8%），2018 年显著高于 2016 年（增幅约 36.8%），而 2020 年相较于 2018 年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密度有所下降（下降约 18.8%）。其他家庭除在 2012 年略有下降之外，小幅度逐年递增，尤其是在 2020 年也保持着小额度的增长，进一步缩小了与中高净值家庭在保险密度方面的差距。

## （二）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配置差异

### 1. 存在城乡差异，但差距不断缩小

根据图 14 所示，2010–2020 年城镇中高净值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率显著高于农村家庭。2010 年，城镇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高于农村家庭 9.4%，2014 年高出 17.1%，达到差距的峰值。2018 年二者差距为 11.7%，到了 2020 年回落到 8.5%。从时间维度来看，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率总体上都处于增长状态。农村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在 2014 年有一次回落，城镇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一直持续增长，且 2020 年相较于 2010 年有

了显著提升（25.2%）。但是对比 2018 年和 2020 年，城镇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基本上没有显著提升，而农村中高净值家庭参与率提升了 3.4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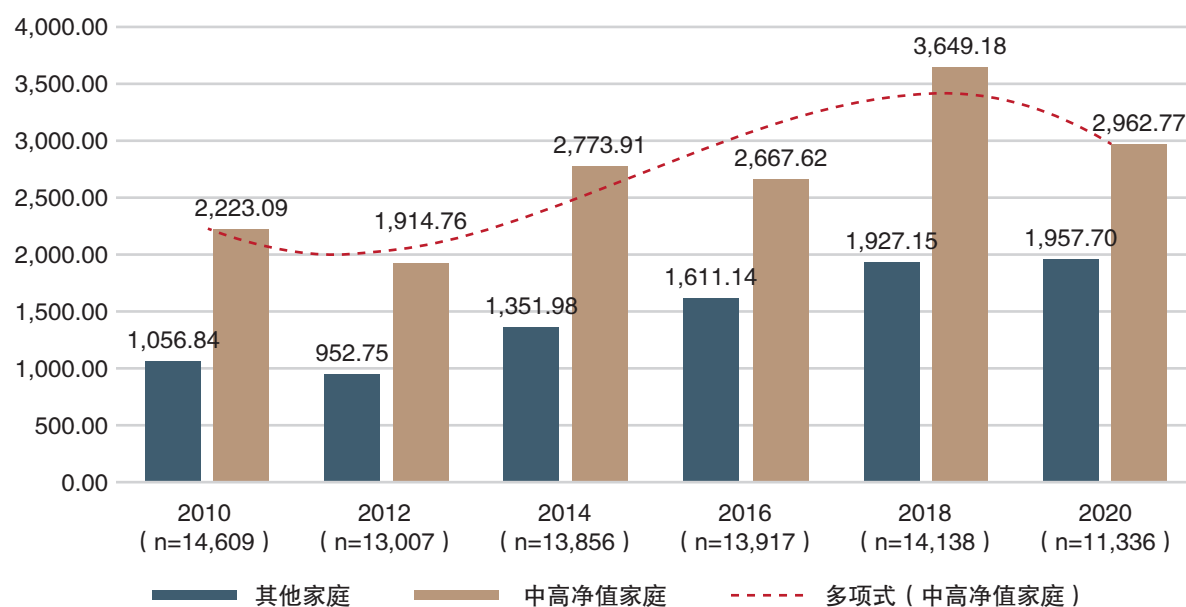


图13 2010-2020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密度（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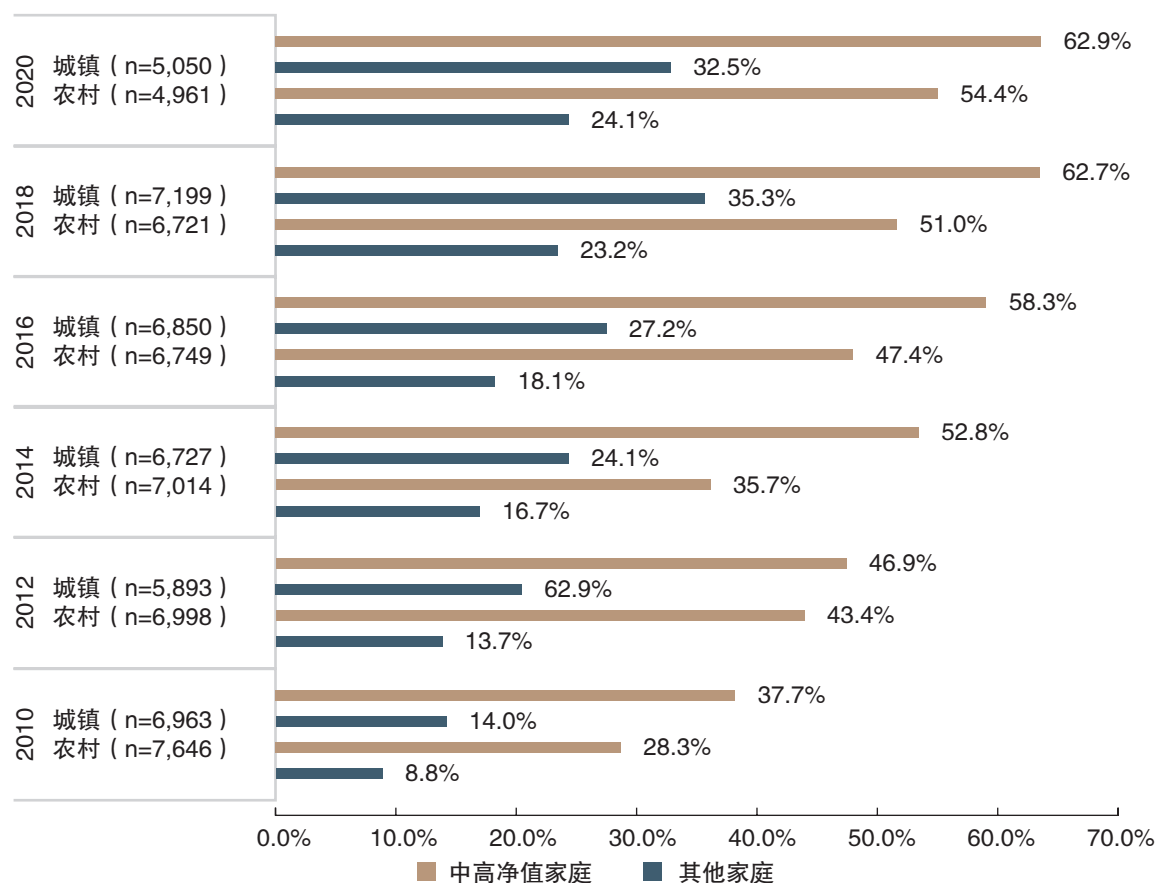


图14 2010-2020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城乡）



根据图 15 所示，2010–2020 年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规模，即家庭保险支出额也在城乡之间存在差异。2010 年城镇中高净值家庭保险规模比农村家庭高出 3800 余元，之后各年份差距逐渐缩小，2020 年，二者差距缩小到 1801.76 元。城镇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规模在 2012 年和 2020 年有所回落，其他年份均稳步增长，2018 年达到了这 10 年间的峰值（12162.73 元/年）。农村中高净值家庭的保险规模在 2010–2018 年均保持增长态势，2014 年增长幅度最大（增加额近 4000 元）。2020 年城镇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规模基本回落到 2016 年的水平，农村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规模相对 2018 年降低了近 1500 元。疫情造成的经济困顿、居民收入水平短期下降等都会导致家庭保险支出的波动。商业保险销售队伍面临的转型、行业的质量发展要求也会影响商业保险的竞争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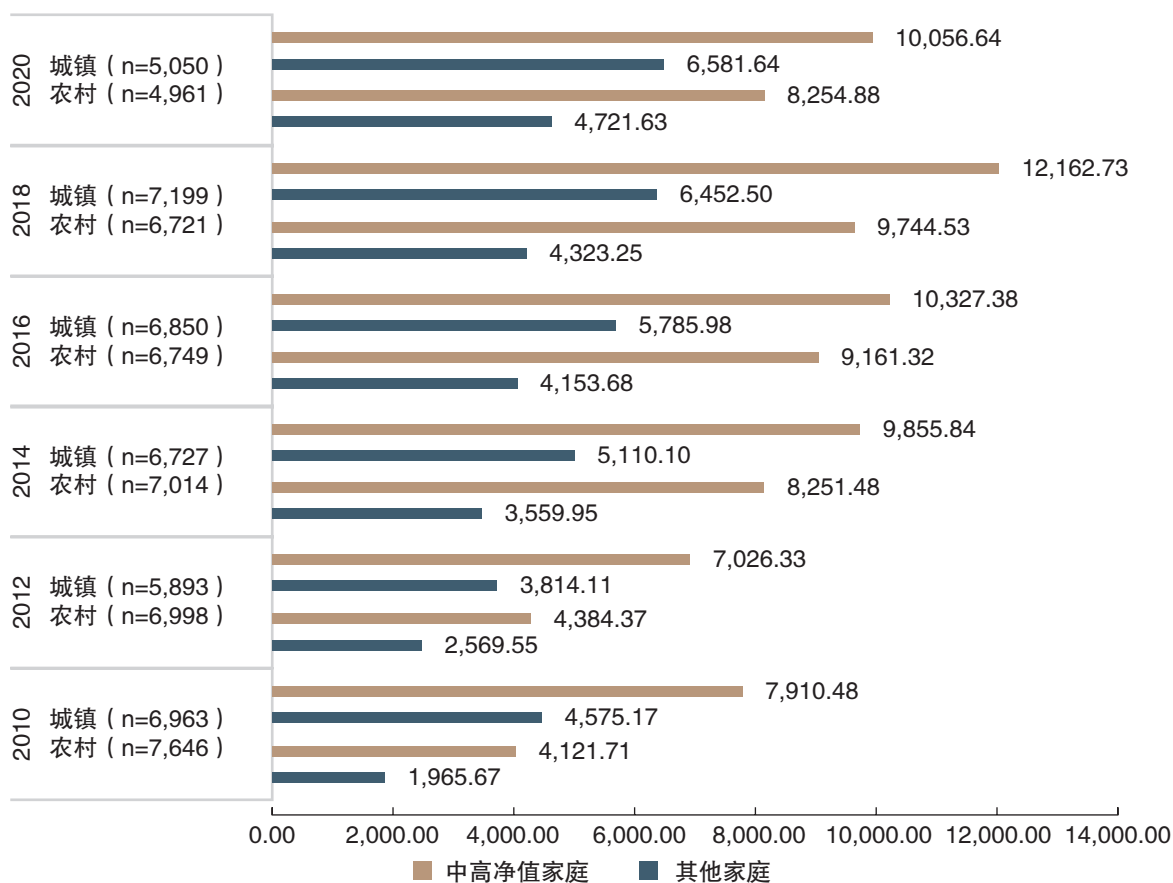


图15 2010–2020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规模（元/年）（城乡）

根据图 16 所示，2010–2020 年，无论是中高净值还是非中高净值的城镇家庭的商业保险密度，即人均保险支出都始终高于农村家庭。就中高净值家庭而言，2010 年城乡之间的保险密度差距为 1522.57 元，随后各年差距不断缩减，2020 年的城乡差距为 763.95 元。城镇中高净值家庭的商业保险密度呈波动式变化，2010 年、2014 年、2018 年均相比前一年有所增长。2012 年保险密度最低（2012.76 元），2018 年保险密度最大（3832.41 元）；农村的中高净值家庭除

2016 年和 2020 年以外，其他年份都比前一年有所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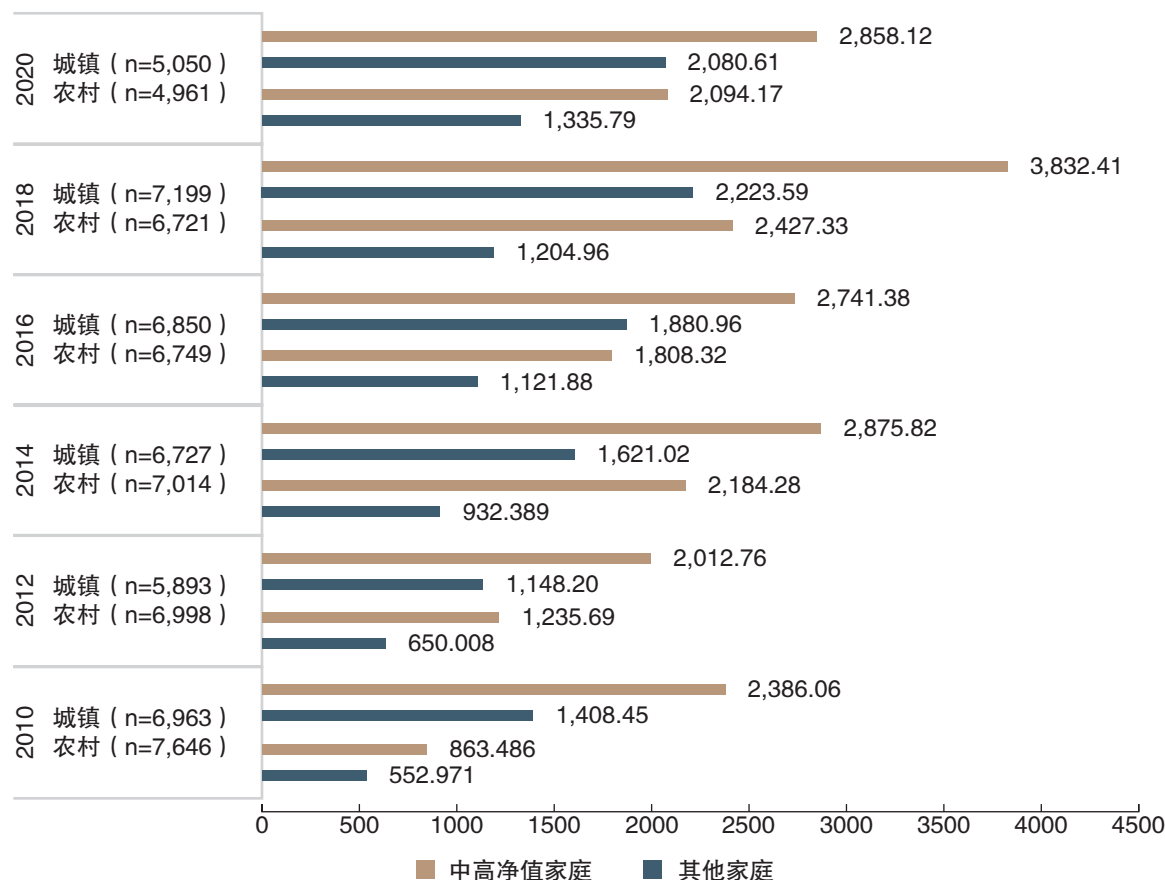


图16 2010-2020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密度（元/年）（城乡）

概括而言，2010-2020年间，中高净值家庭在商业保险参与率、保险规模、保险密度方面存在城乡差距，但是城乡差距在不断缩小。到了2020年，中高净值家庭和其他家庭的城乡差距基本相同。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2020年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的略微增长主要来自于农村的中高净值家庭。2020年总体保险规模和保险密度的下降则来自于城镇和农村中高净值家庭在保险规模和保险密度上的双重缩减。

## 2. 二线、三线城市商业保险参与率已超过一线城市

根据图17所示，2020年二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最高（64.6%），与三线城市差异不明显，但显著高于一线城市（39.9%）；2018年二线、三线城市的参与率差异较小，但明显高于一线城市。一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2010-2014年有明显增长，增幅较大，2016、2018年差异较小，2020年有大幅下降（下降16.6%）；二线城市2016、2018、2020年之间差异较小，但相较于往年有了明显增长；三线城市2018年显著高于2016年，增幅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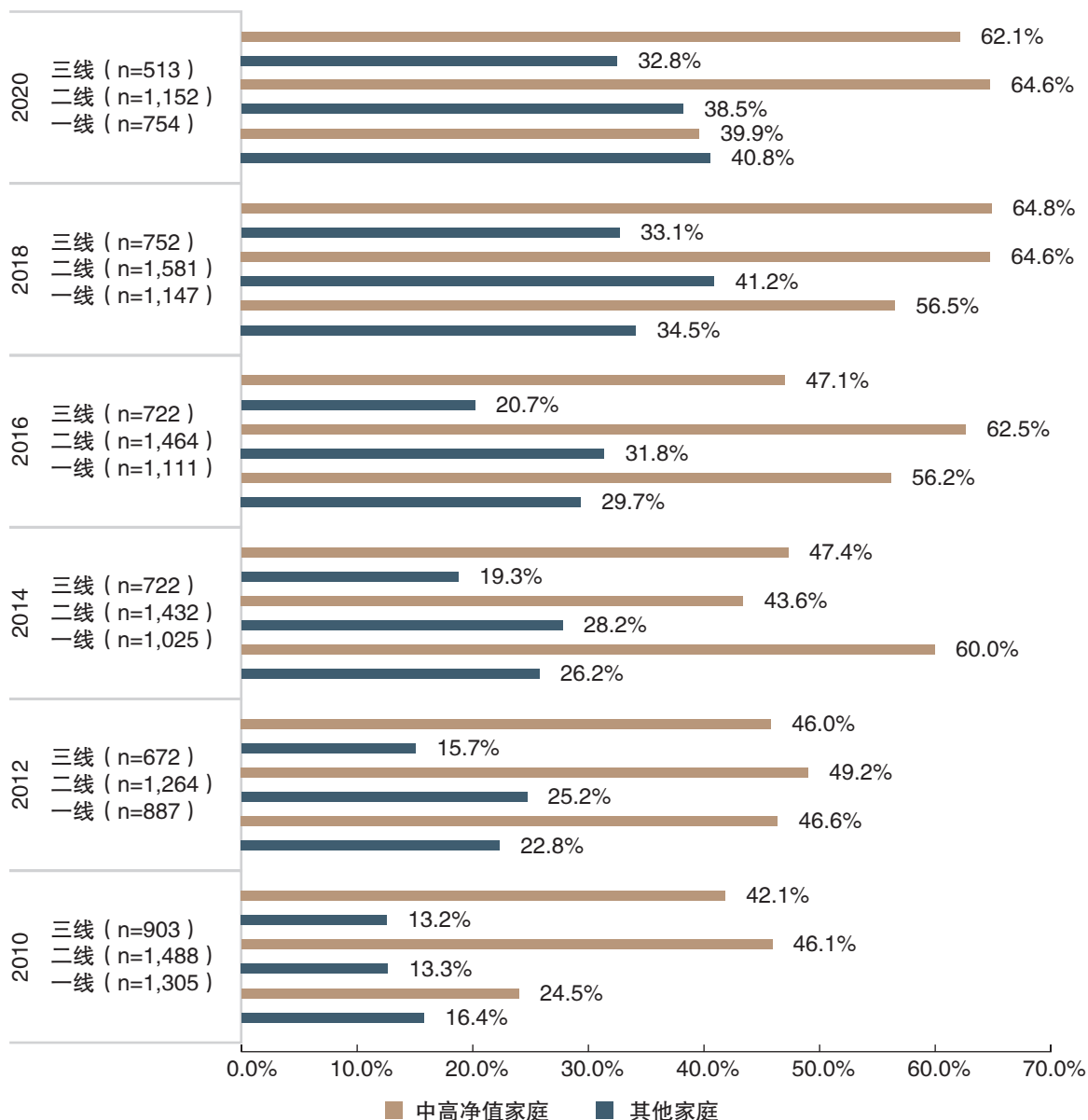


图17 2010-2020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 (城市)

### 3. 有少儿的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高于无少儿家庭

根据图 18 所示，依据家庭中是否有老人（60 岁及以上）或者少儿（0-15 岁）来划分家庭结构，数据显示，2010-2020 年，无老人但有少儿的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均高于其他结构家庭的参与率，有老人有少儿的仅次于之。可见，少儿对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有正向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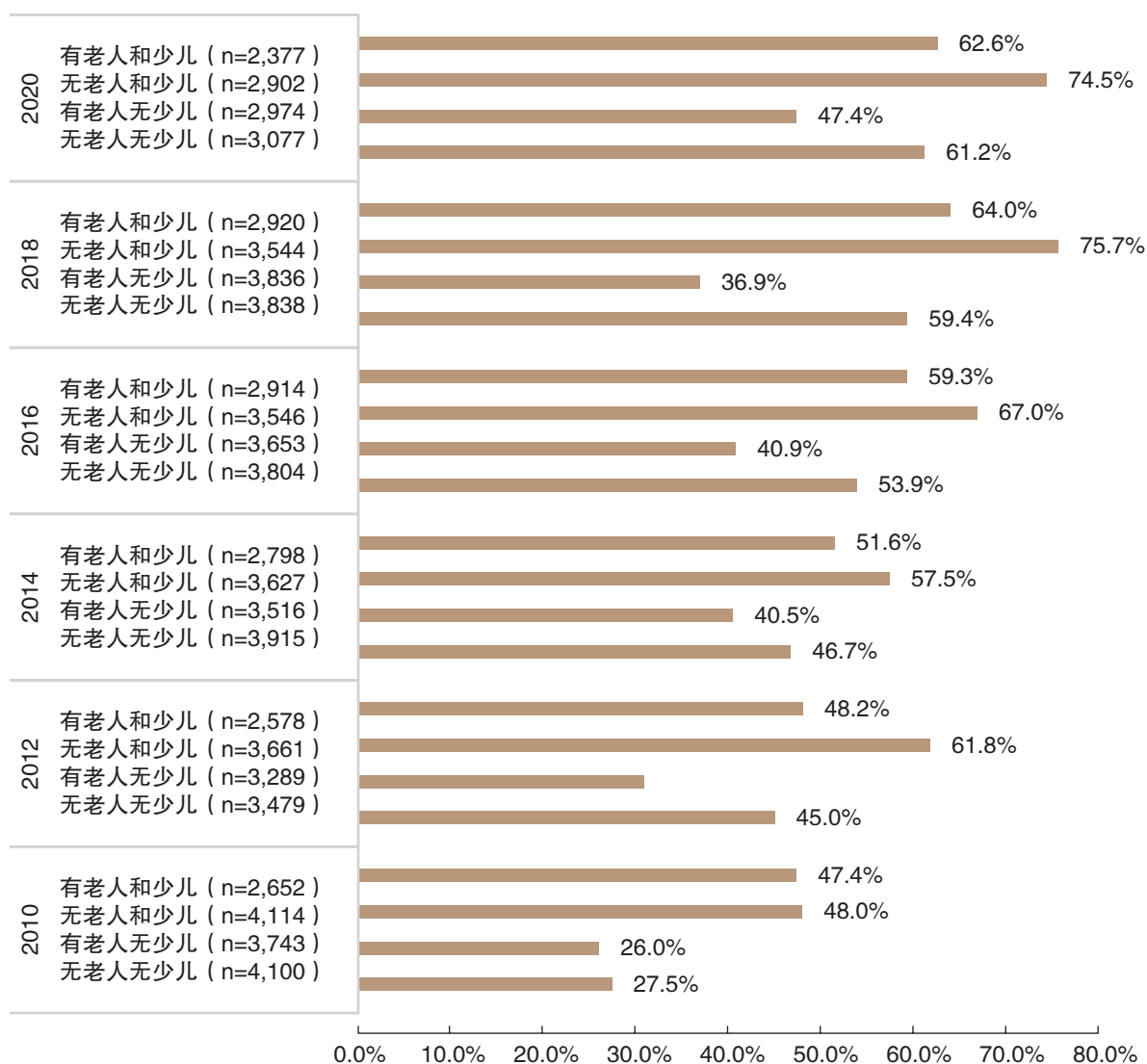


图18 2010-2020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 (%) (家庭结构) (续)

### (三) 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配置：借贷约束与投资关联

#### 1. 有借贷的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更高

根据图 19 所示，从各年份中高净值家庭借贷约束来看，2010 年和 2014 年家庭有无借贷在商业保险参与率上无明显差异；2012 和 2016 年商业保险参与率在有借贷和无借贷家庭之间的差异分别是 16.3% 和 15%。有借贷的家庭保险参与率更高，说明借贷与否并不构成约束机制。有借贷的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除 2014 年外，均逐年增长，2020 年和 2018 年相比则无较大变化。无借贷中高净值家庭参与率除 2016 年略有下降外，基本逐年递增但增长幅度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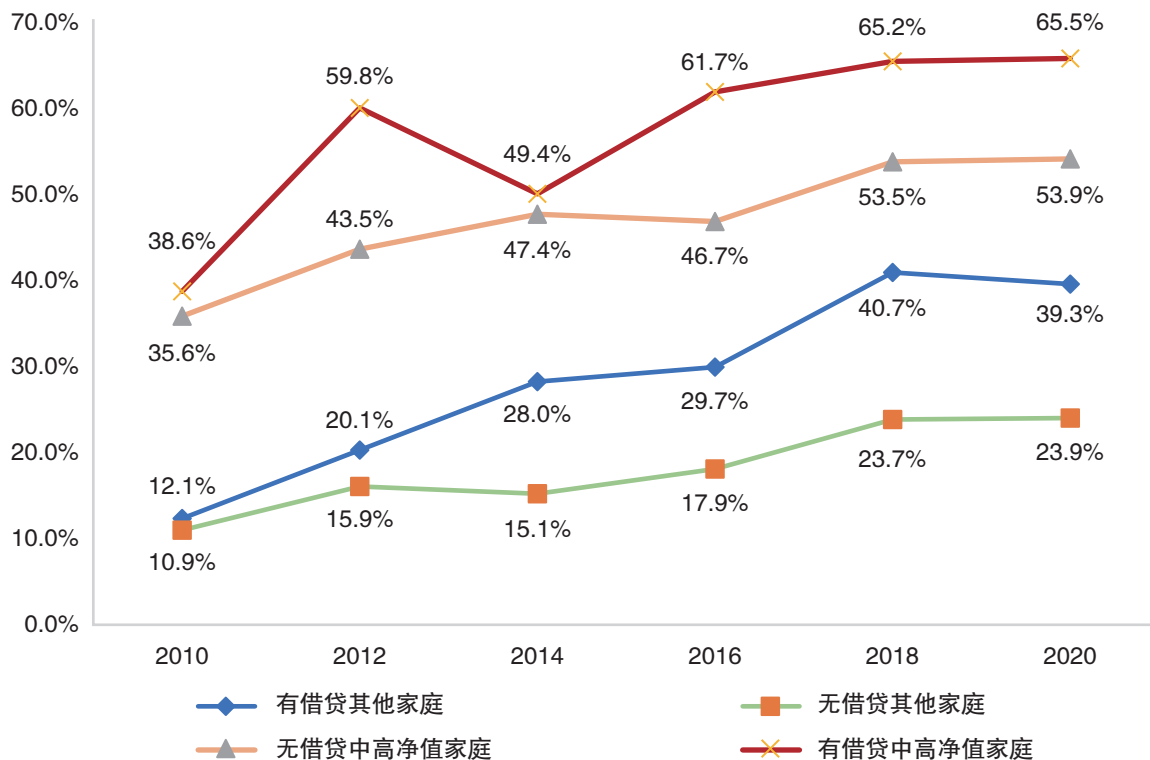


图19 2010-2020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 (是否借贷)

## 2. 有借贷的家庭商业保险规模虽高，但与无借贷家庭差距不断缩小

根据图 20 所示，各年份借贷约束对保险规模影响存在差异。2012、2018 年有借贷的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规模略低于无借贷家庭；其他年份有借贷的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支出规模都比无借贷家庭更大，2020 年二者差距为 1304.16 元。总体上，2010-2020 年有无借贷的家庭商业保险规模的差距不断下降，尤其是 2018 年和 2020 年，差距较小，这说明借贷关系对于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支出的影响也下降，随着商业保险的推广，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规模与借贷状况的关联性在削弱。

## 3. 有金融投资的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更高，但差距不断缩小

根据图 21 所示，有金融投资中高净值家庭一直比无金融投资的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高。但是两者的差距随着年份变化逐渐缩小，2010 年相差 20.5%，2018 年二者差距为 16.6%，而在 2020 年二者仅相差 2%。有金融投资的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 2010-2018 年逐年递增，2020 年相较于 2018 年下降 9.1%；无金融投资逐年递增，但是参与率增长幅度较小，还有较大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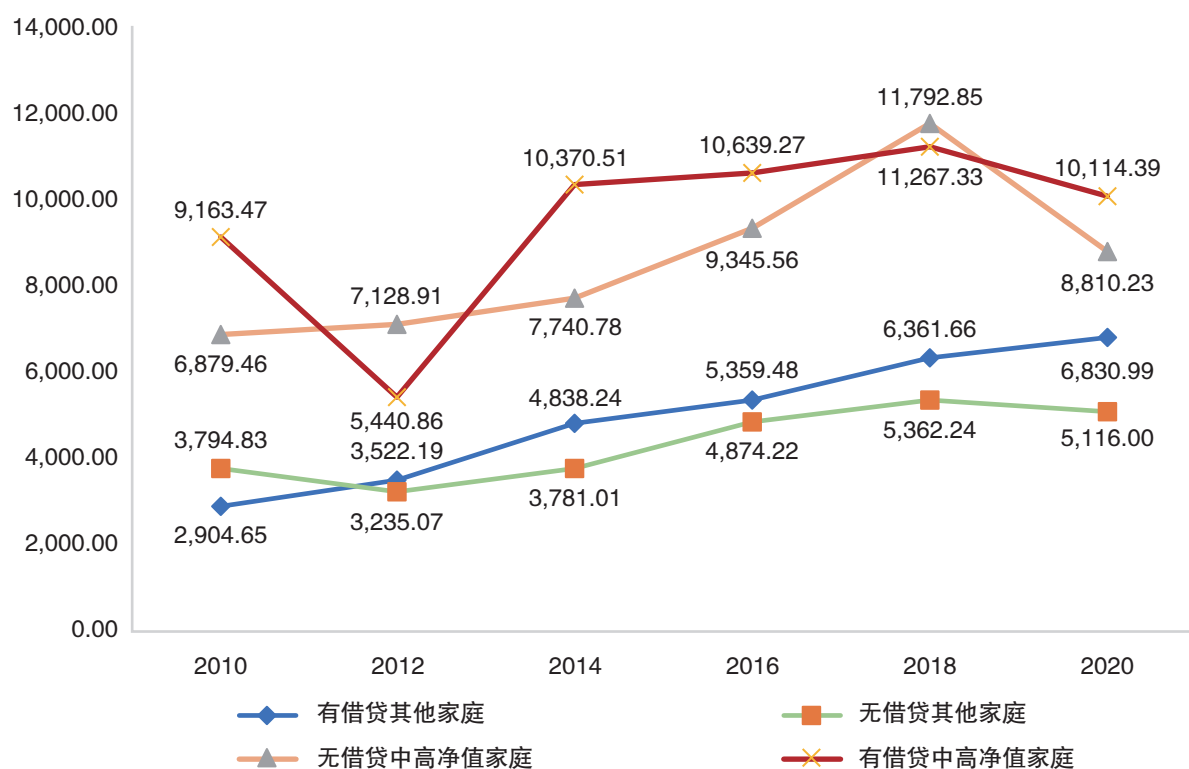


图20 2010-2020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规模（元/年）（是否借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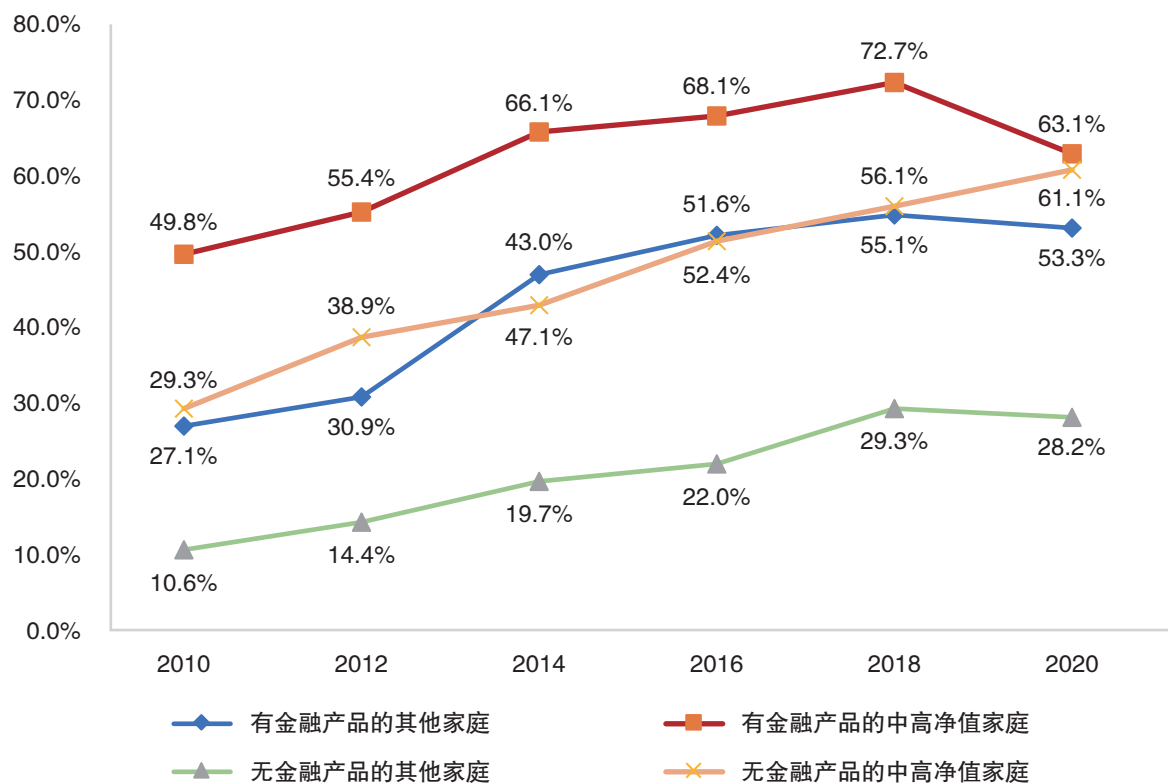


图21 2010-2020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有无金融产品）



#### 4. 有金融投资的家庭商业保险规模更高，但 2020 年显著下降

根据图 22 所示，有金融投资的中高净值家庭相较于无金融投资的商业保险规模更大，在 2016 年两者差距高达 6287.33 元 / 年。这说明是否有金融产品投资与家庭商业保险支出金额有显著关联。方差分析也显示 2014–2020 年，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规模在是否有金融投资的家庭之间有显著差异（各年  $p < 0.01$ ），但是在 2010 和 2012 年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有金融投资家庭保险规模在 2014–2016 年上升，然后 2018–2020 年再次下降。无金融投资家庭保险规模基本波动上升，但变化幅度较小。有金融投资的中高净值家庭的商业保险规模和其他家庭保险规模的差额，从 2010 年的 3050.98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6242.27 元，到 2020 年二者差距又降低到 4146.86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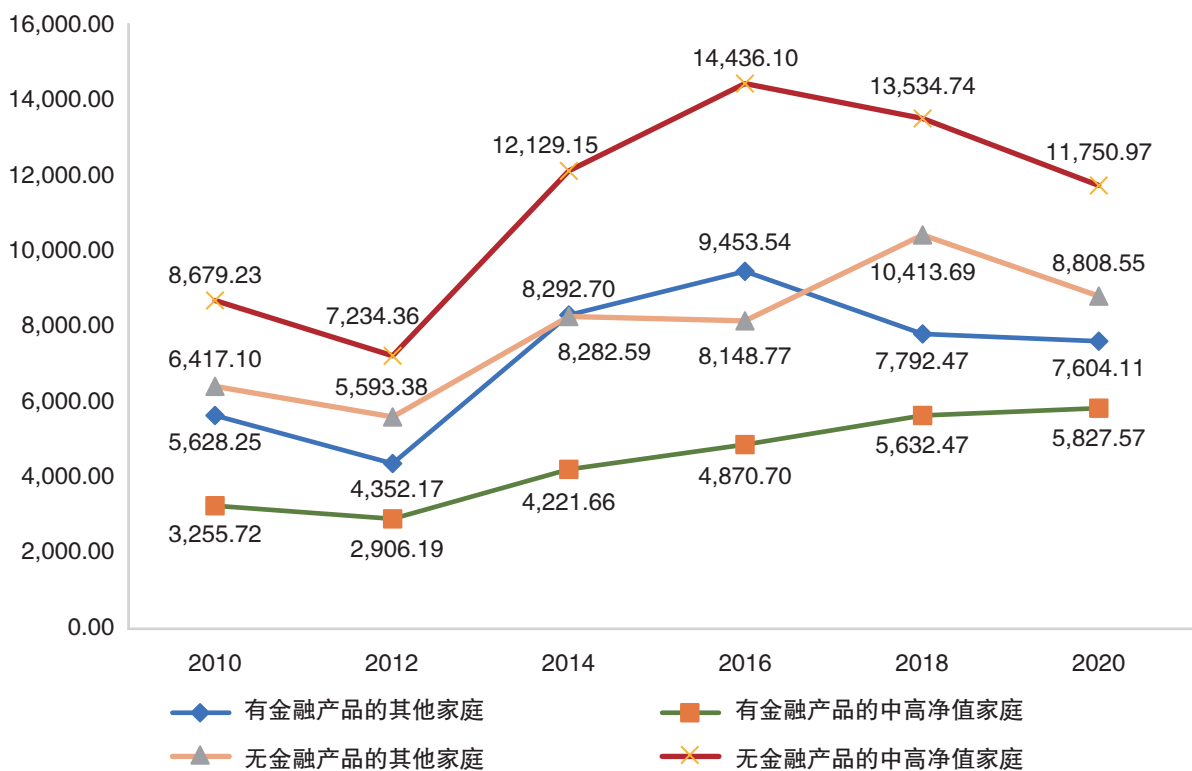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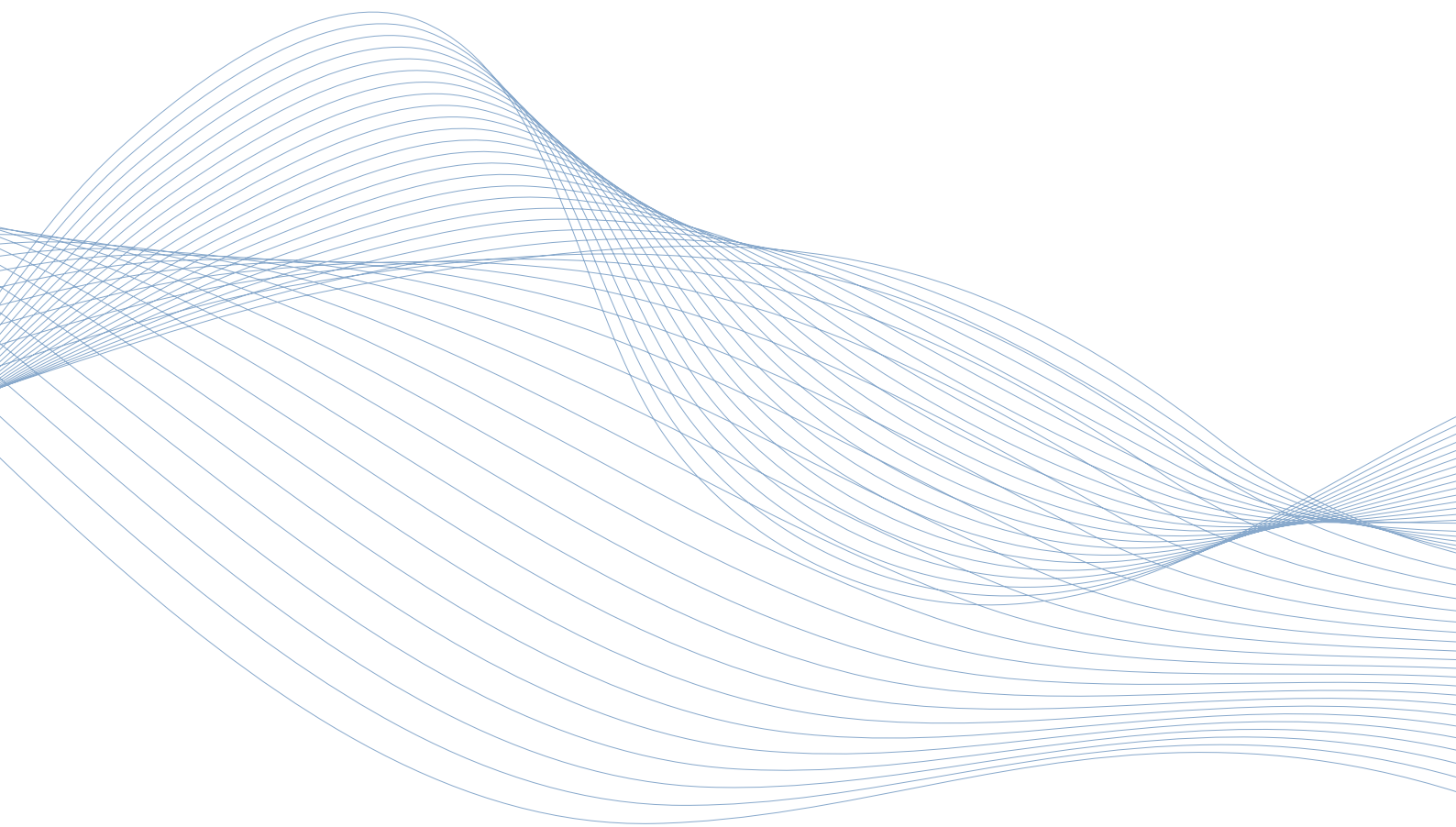


图22 2010–2020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规模（元/年）（有无金融产品）

06

# 中高净值家庭 商业健康保险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of  
Mid-High Net Worth Households





## 06

## （一）中高净值群体医疗服务需求评估

## 1. 我国居民整体健康状况

图 23 展示了基于 CFPS2012-2020 五期追踪数据所做出三项居民健康状况指标变化情况。居民健康主观评价指标稳定维持在 3 分左右，跨轮次间变化不大。剔除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居民两周患病率水平基本维持在 30% 上下。其中，2016-2018 年间两周患病率水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读为居民健康服务需求的提升。慢病患病率自 2012 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慢病患病率指标受到实际患病情况及知晓情况两方面共同影响，知晓率或患病率的提升均会引起调查慢病诊断率的增加。但无论慢病诊断率的增加是源于哪方面因素的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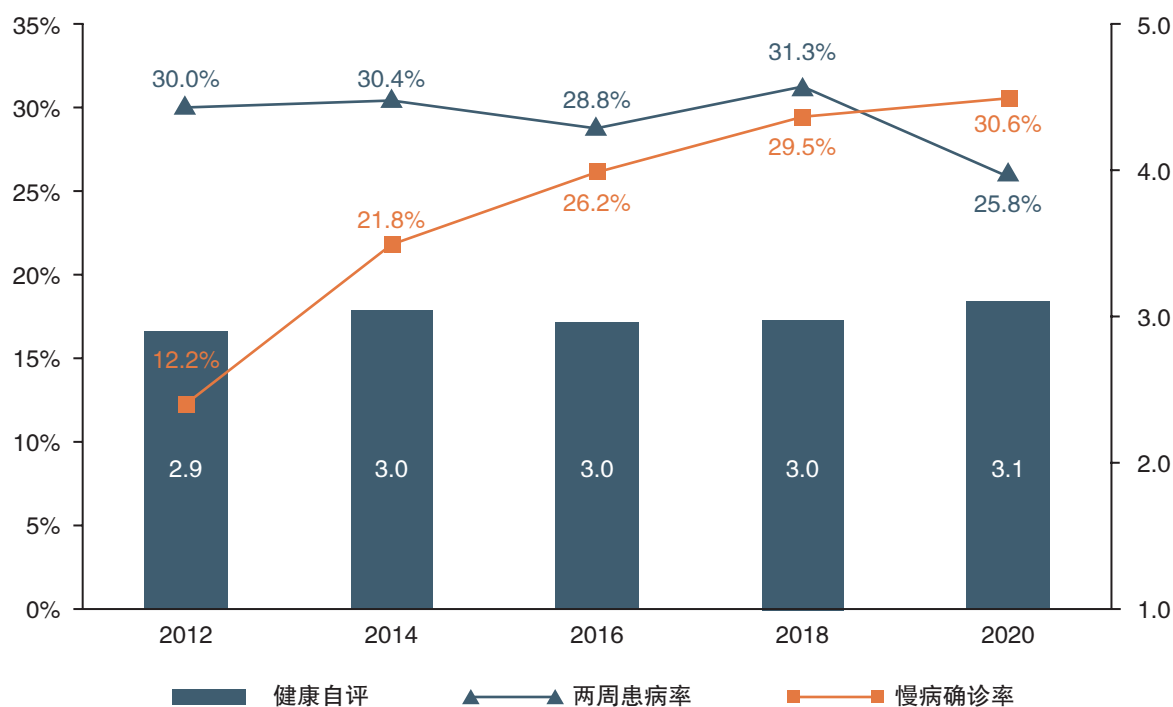


图 23 居民健康状况



根据图 24、25 和图 26 所示，根据受访者调查时的居住地属性将样本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三组，分别观测不同组别样本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健康状况差异程度。在绝大多数年份上，一线城市样本两周患病率及慢病确诊率均高于二、三线城市，且自评健康水平也要低于二、三线城市。换言之，无论从客观或是主观度量，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线城市中居住的居民对医疗服务或健康管理的需求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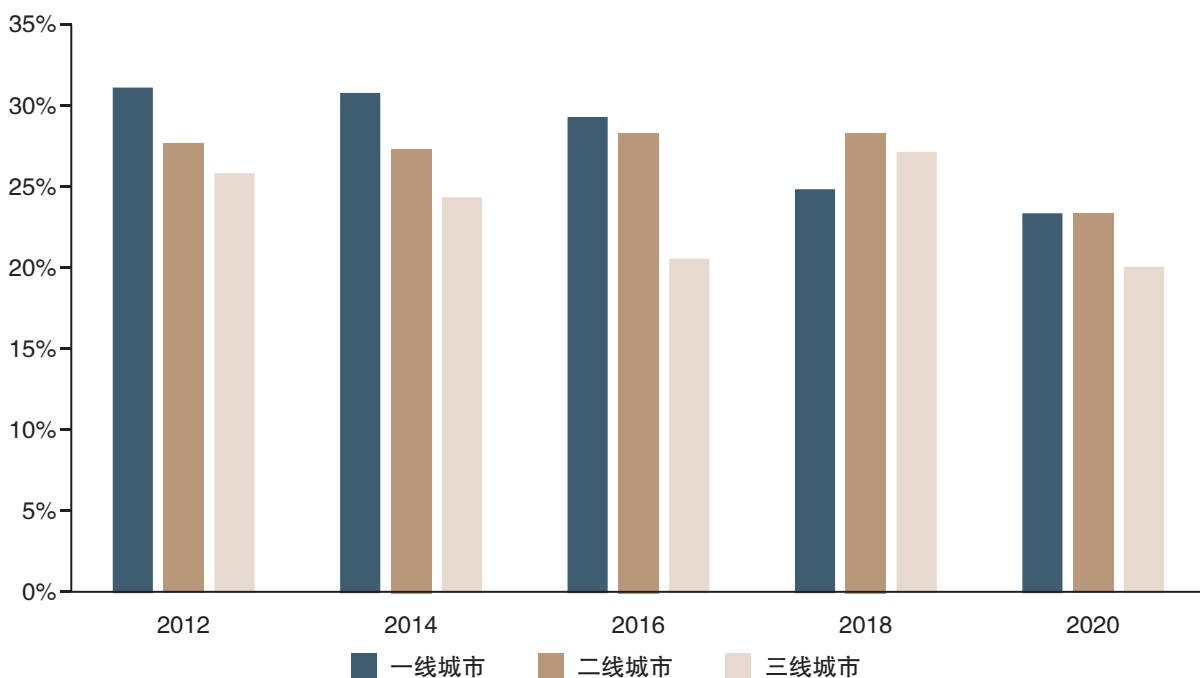


图24 两周患病率（分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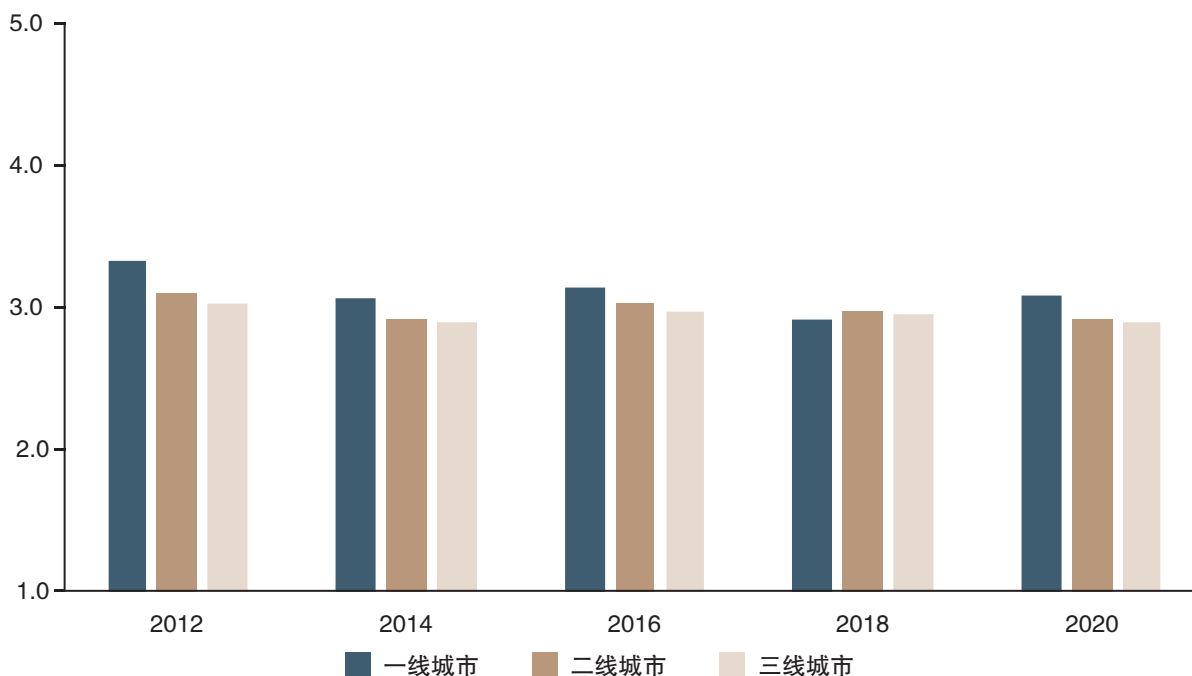


图25 慢病率（分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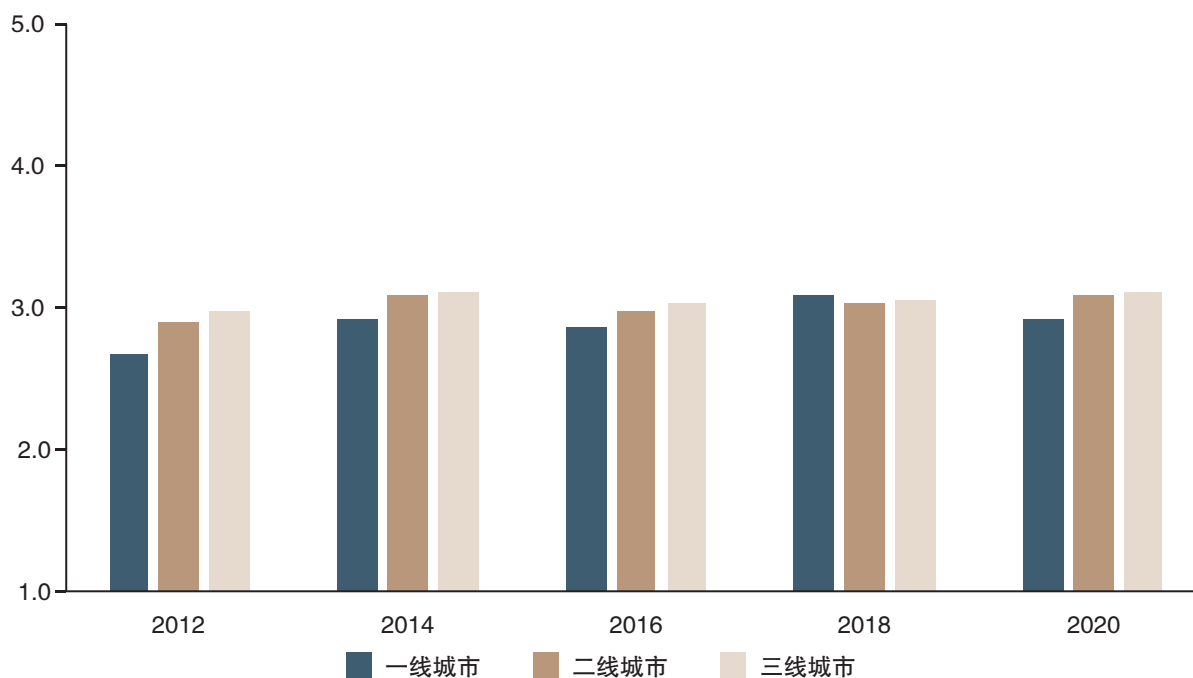


图26 健康自评（分区域）

## 2. 中高净值人群健康状况

根据家庭可投资资产大于或等于45万为标准划定中高净值家庭（标准2）。图27展示的是两周患病率及慢病确诊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图中实线表示中高净值组。从两周患病率来看，中高净值人群在2014年之后，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从慢病确诊率来看，中高净值人群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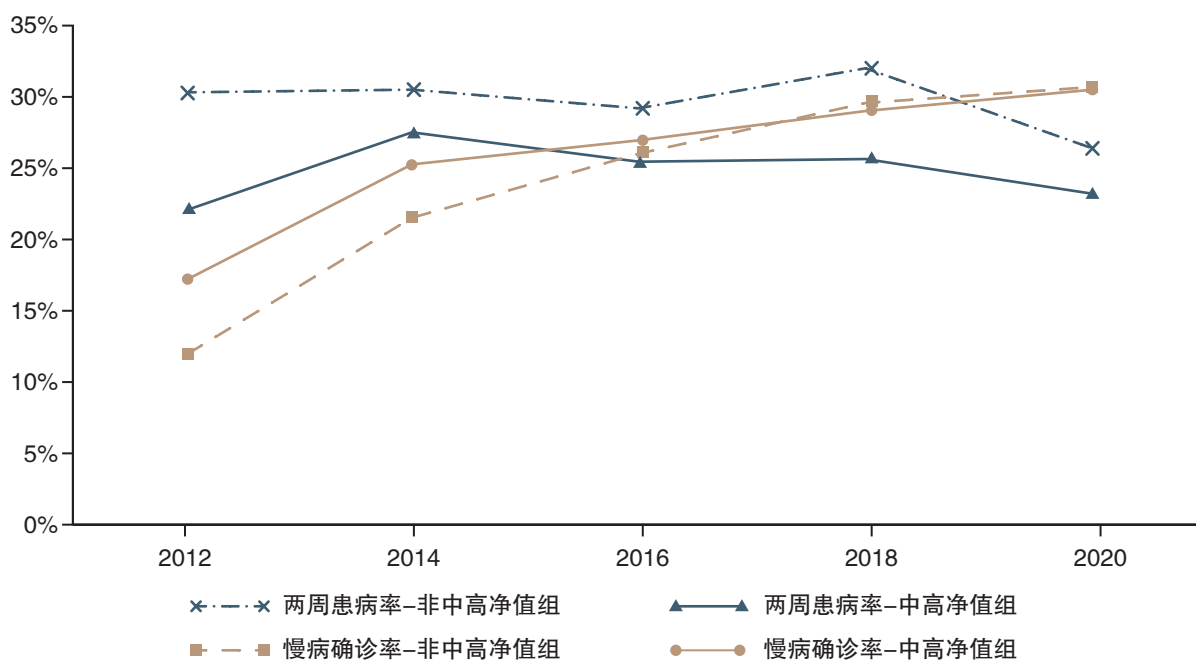


图27 客观健康状况（分组别）



不同年份的中高净值人群的主观健康自评，汇总在图 28。根据图 28 所示，总体而言，中高净值人群的主观自评平均得分在 3 左右，即健康程度一般。从不同年份的趋势来看，基本是比较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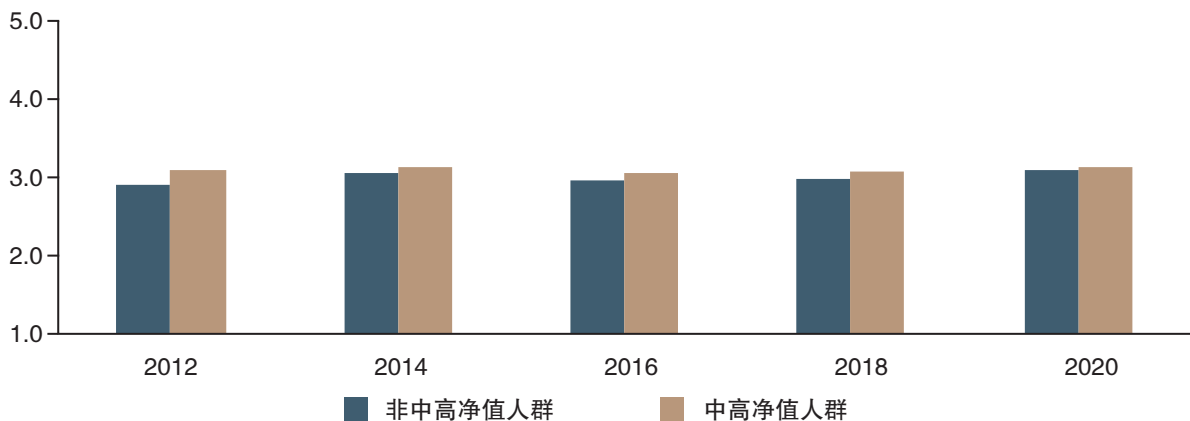


图28 健康自评（分组别）

## （二）中高净值群体医疗资源使用情况

首先，我们关注到中高净值人群在两周就诊率及年住院率两项指标上均低于非中高净值人群（详见图 29）。当我们将医疗开支信息纳入分析后会发现，中高净值人群医疗资源使用频率较低。具体体现为较高的住院费用及较高的年度家庭医疗总开支，如图 30、图 31 所示。较低的就医频率产生较高的医疗开支意味着中高净值人群在使用医疗服务资源时追求更高层次的服务需求，诸如医保外用药等都会导致医疗费用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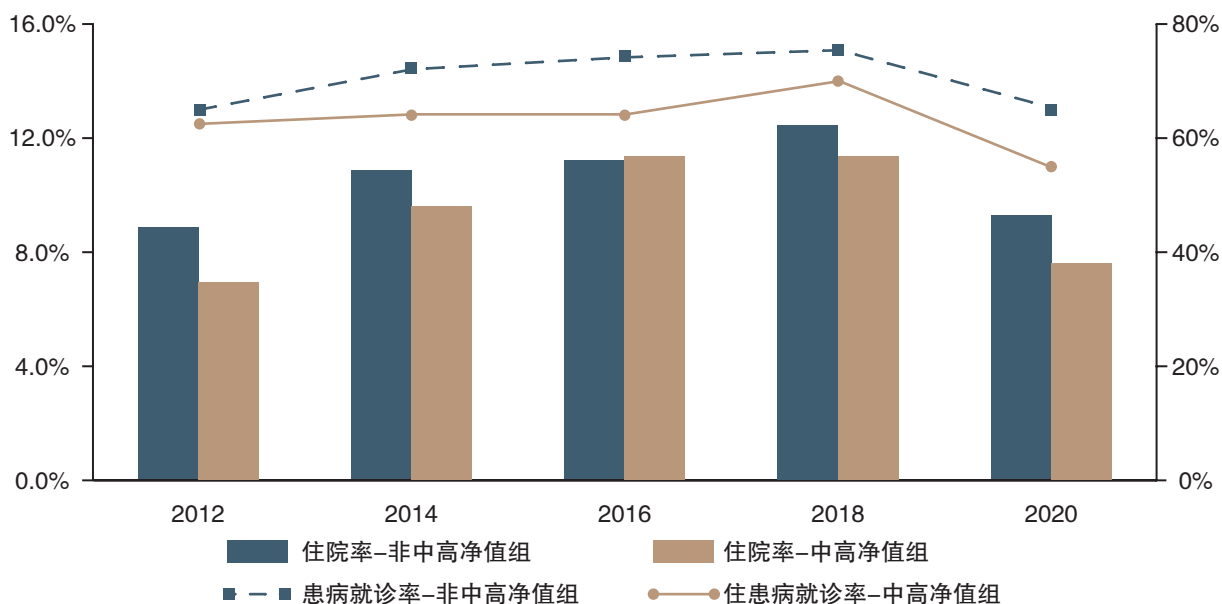


图29 医疗服务资源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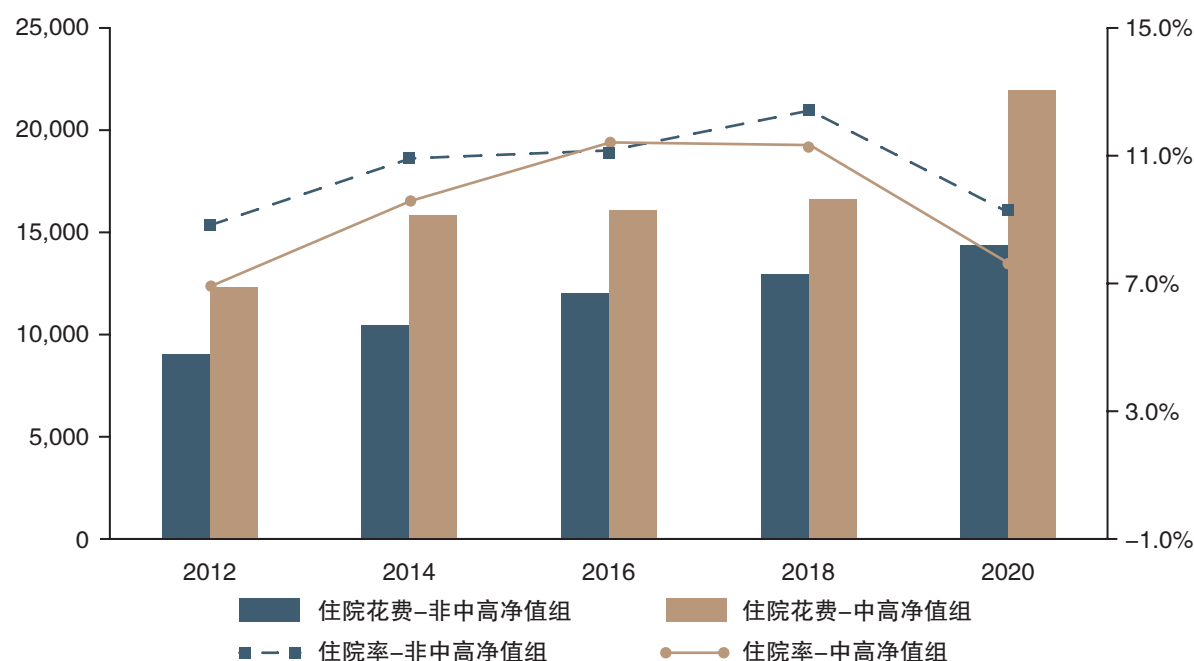


图30 住院率及住院花费

此外，虽然中高净值群体医疗开支金额较高，但基本医疗保险结算后结余部分需要自付的比例却比较低（详见图31）。这说明，中高净值群体来自社会及机构的保险保障还是比较完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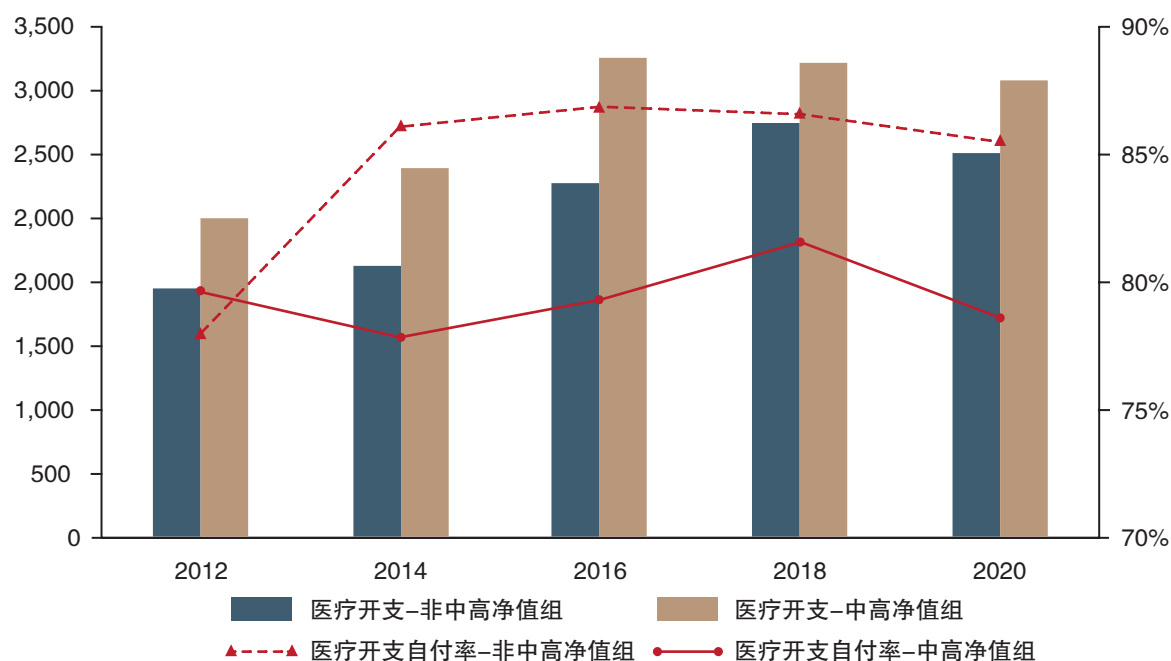


图31 医疗开支及自付率

在使用医疗服务时，中高净值群体愿意承担较高的医疗费用以获得优质医疗服务。中高净值群体通过多元形式满足自身更高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除享受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外，该群体还借助市场机制分担自身追求更高层次医疗服务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 （三）中高净值群体医疗保障配置状况

#### 1. 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情况

图 32 展示了根据 CFPS2012–2020 数据整理得到的中高净值及家庭内所有成员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随时间变化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具有两个特点：2012–2016 年间中高净值家庭成员基本医疗保险保障率均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2018 年开始，中高净值家庭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基本维持在 90%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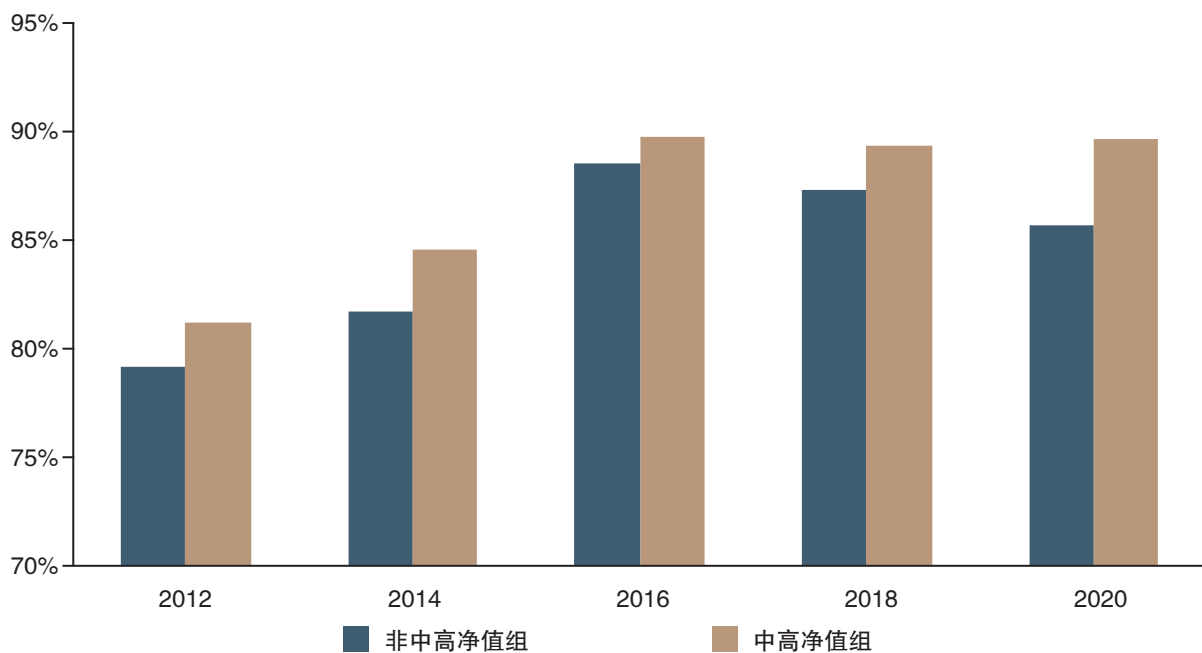


图32 家庭成员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将中高净值群体及非中高净值群体按照年龄分为 16 岁以下未成年组、16–59 岁成年组及 60 岁及以上老年组三个组别，比较不同组别在不同年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分析结果如图 33 所示。整体而言，老年组人群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成年组，未成年组基本医疗保险保障率最低。三个年龄组中，未成年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提升的速度最快，老年组及成年组保障水平基本稳定。中高净值家庭的成员更全面且稳定地享受基本医疗保险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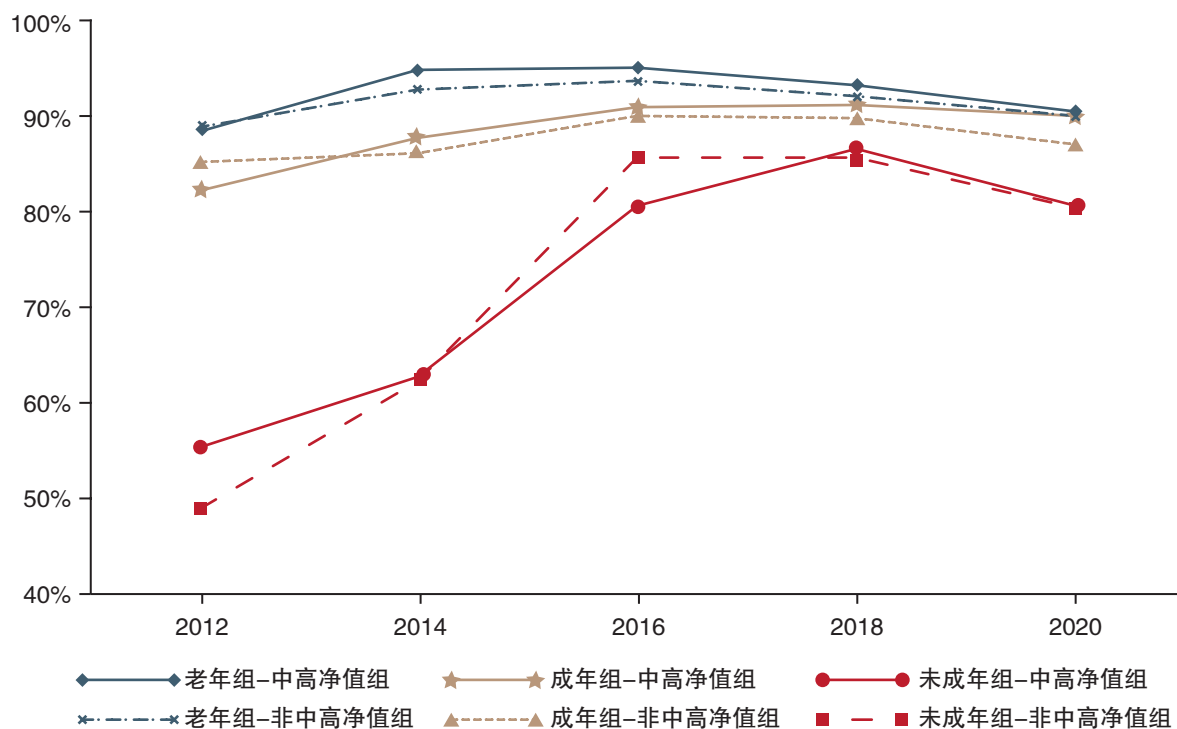


图33 不同年龄组人群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 2. 商业健康险配置状况

本小结研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调查数据，同样遵循家庭可投资资产大于或等于45万的标准划定中高净值家庭，被访家庭中高净值家庭占比约为16%。将从家庭整体配置状况及户内成员配置模式两方面分析商业健康险配置状况。

### （1）整体配置状况

在所有被访家庭中约有9.7%的家庭有至少一名成员参保了个人商业健康险，拥有个人商业健康险的人口约占所有被调查人口的4.65%。家庭及个人层面商业健康险加权配置率分别为8.6%、4.5%。

根据受访者被调查时的年龄分组，各年龄组商业健康险的配置率如图34所示。在所有年龄组中，20岁以下及30-49岁这三个年龄段商业保险配置率明显要高于其他年龄组。换言之，在所有年龄段人群中，30-49岁及20岁以下青少年（尤其是10岁以下儿童）是家庭在购买商业健康险时优先保障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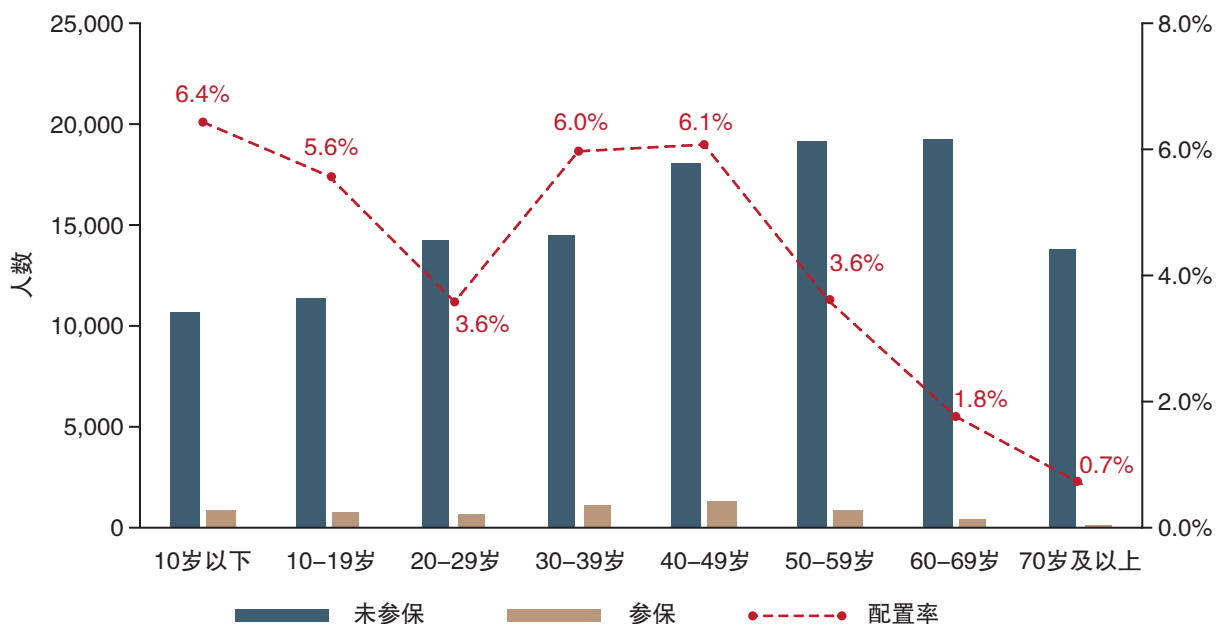


图34 不同年龄组人群个人商业健康险配置率

## (2) 家庭配置情况

约有 1/5 中高净值家庭配置了商业健康险。中高净值家庭中成员拥有商业健康险比例为 12%（详见图 35）。由此可见，无论在个人还是家庭层面，中高净值家庭商业健康险覆盖面更广，覆盖程度也更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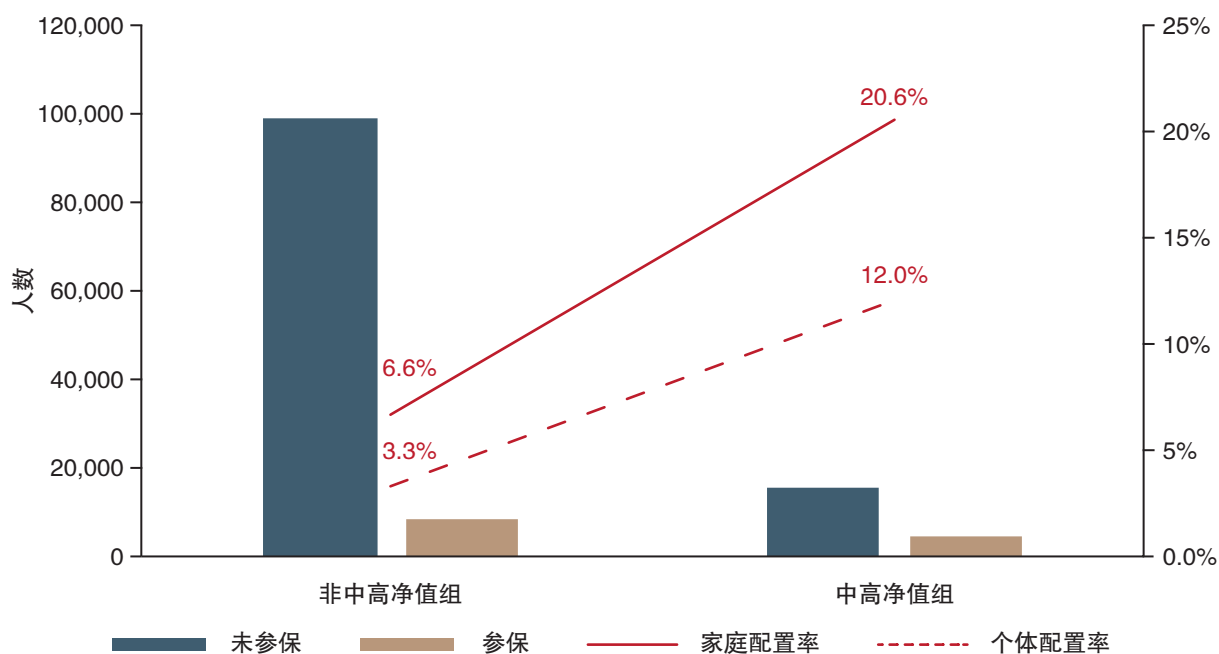


图35 个人商业健康险配置情况

## (3) 户内配置情况

针对已配置商业健康险的家庭进一步分析其户内商业健康险配置的完备程度及配置优先

级。所有已购买商业健康险的家庭中仅有 20.5% 的家庭实现了全员覆盖，户内成员商业健康险平均覆盖率为 53.2%。中高净值组家庭全员配置商业健康的比例为 23.6%，户内商业健康险的配置率为 56.5%（详见图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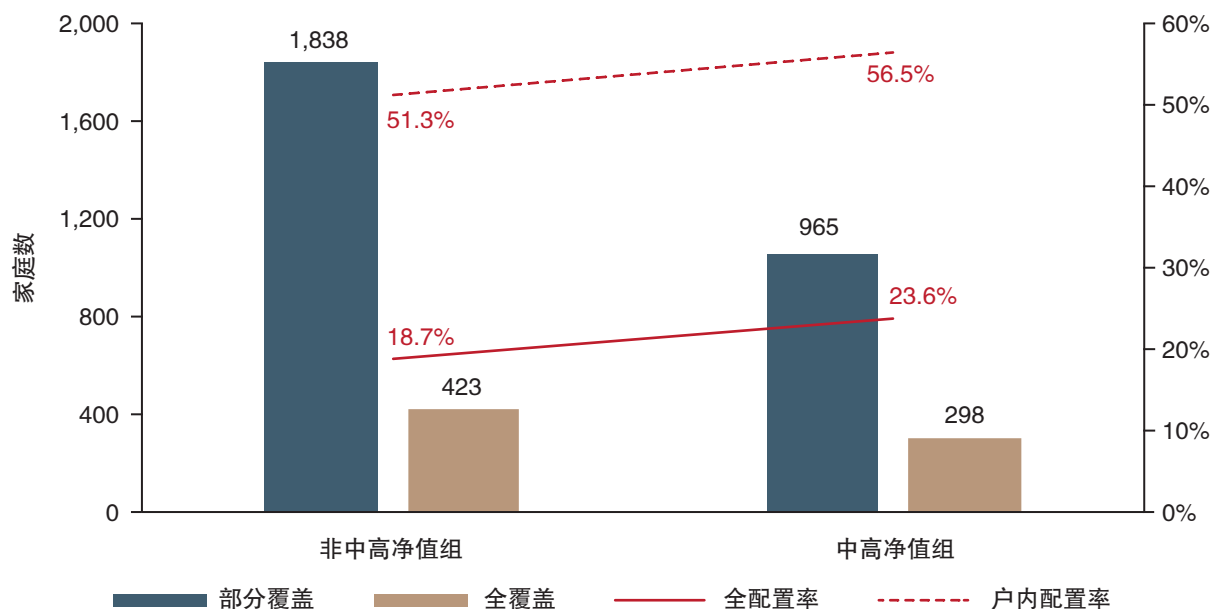


图36 个人商业健康险户内配置情况

在访问时，受访者根据经济来源的主要承担者或家庭主事者为标准选择家庭户主。图 37 展示在配置了商业健康险的家庭中，户主本人参保商业健康险的情况。相较于家庭中非户主的其他家庭成员，户主商业健康险的配置率平均高约 10 个百分点，户主及普通家庭成员投保商业健康险的比例分别为 54.5% 及 4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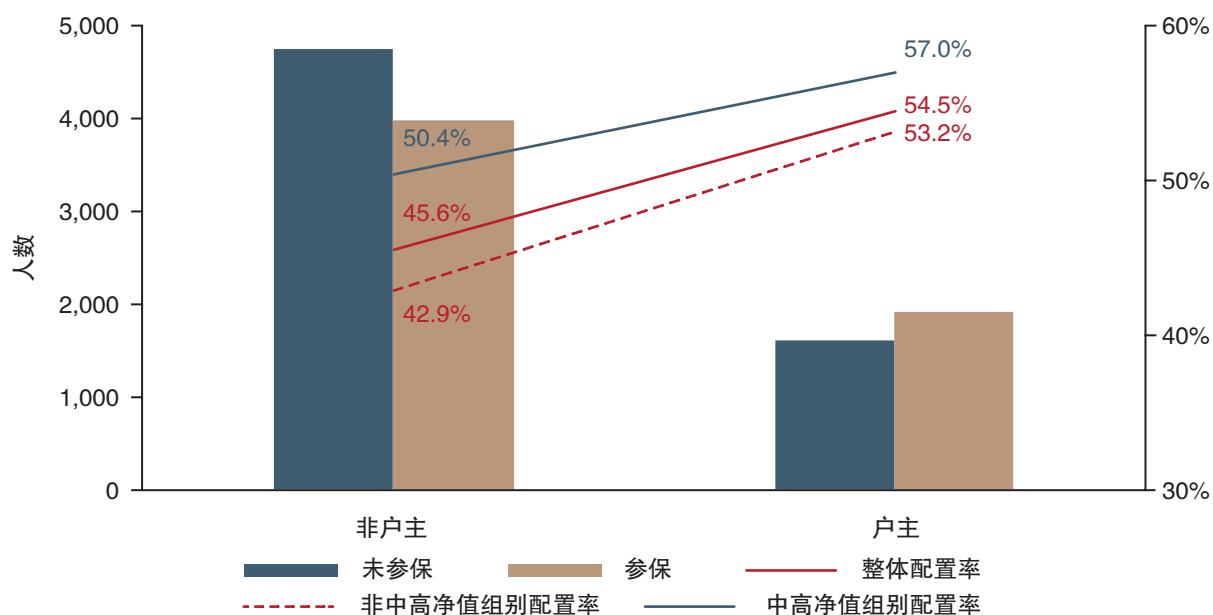


图37 户主个人商业健康险配置情况



即便我们排除全员配置商业健康险的家庭，仅关注购买商业健康险但未实现全员参保的家庭，得到的结论与纳入全部家庭并无太大区别。当在分析对象限定为商业健康险部分覆盖的家庭后，中高净值家庭与非中高净值家庭在户主配置率上的差异大幅缩小。换言之，在未实现商业健康保险全覆盖的家庭中，户主参保商业健康险的优先级在中高净值家庭及非中高净值家庭间较为类似（详见图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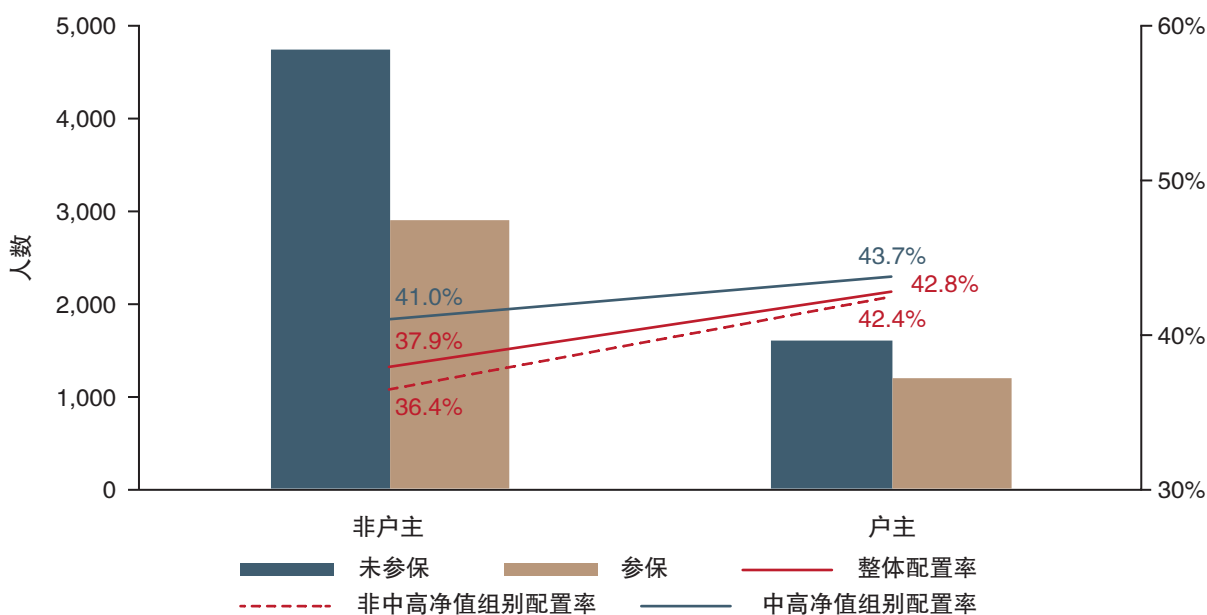


图38 未全覆盖家庭户主个人商业健康险配置情况

根据家庭中成员间的代际关系，将家庭分为三类：所有成员均属于同代的一代家庭（如夫妻双方组成家庭）、成员分属两代的二代家庭（如父母带孩子组成的家庭）及成员分属三代或以上的三代家庭。表 16 展示了不同代际数家庭各代际人员商业健康险配置情况（同样仅考虑购买商业健康险但未实现全员覆盖的家庭）。一代、二代及三代以上家庭占比分别为 10%、56% 及 34%。不难发现，当中高净值家庭中存在多代成员时，商业健康险的配置呈现出优先为低龄人群配置的倾向，数据上呈现为家庭成员所处代际数越低商业健康险配置率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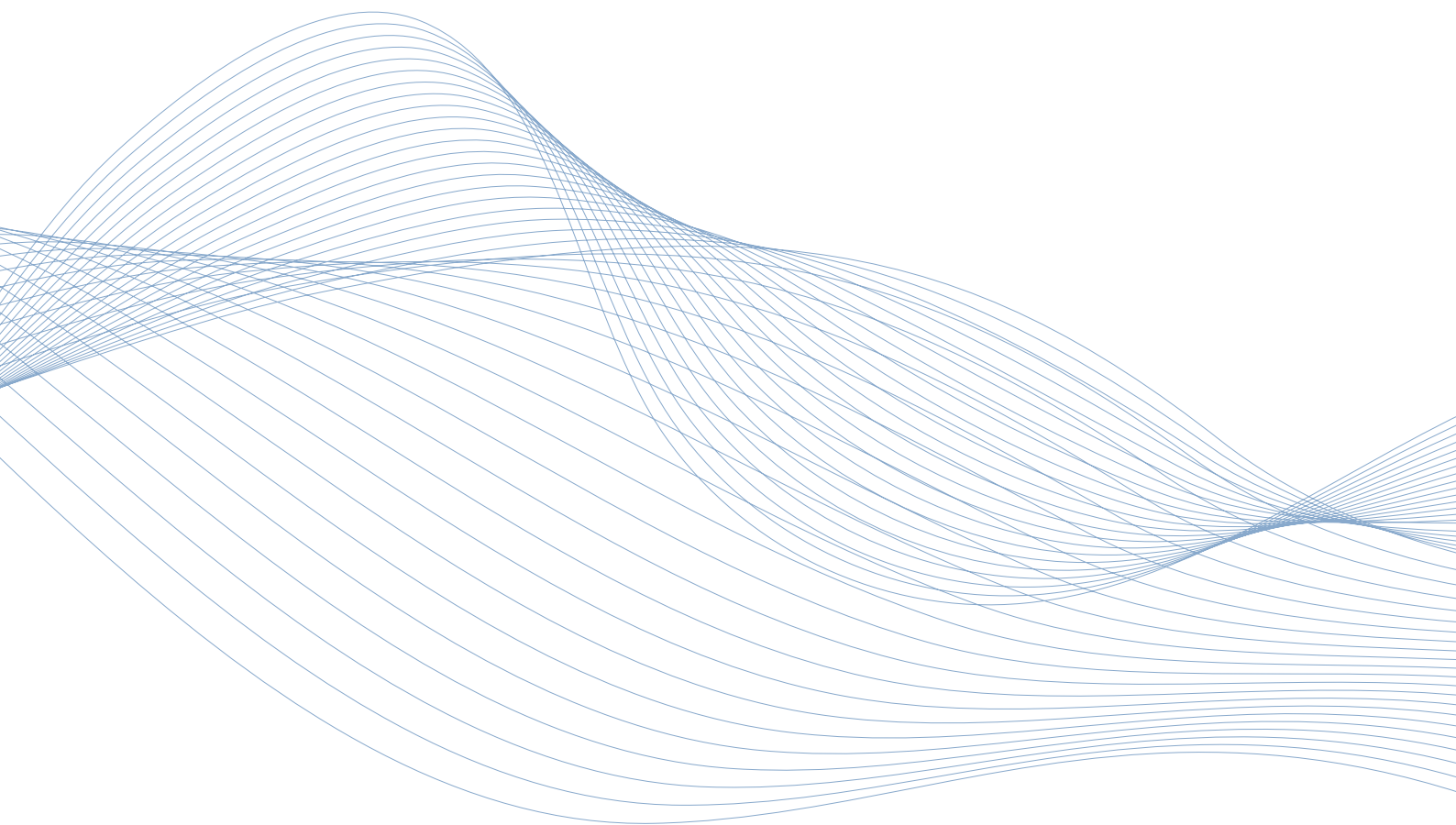
表16 未全覆盖家庭不同代际成员商业健康险配置情况

	第1代	第2代	第3代及以上
一代家庭	49.7%		
二代家庭	49.8%	42.8%	
三代及以上家庭	56.2%	45.7%	13.3%

07

# 中高净值家庭 养老保险情况

Pension Coverage of  
Mid-High Net Worth Households







## 07

本部分研究采用的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数据，这是一套代表我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微观数据。关于中高净值家庭的界定，本部分集中在标准 2，即家庭可投资资产在 45 万元及以上。

## （一）养老保险覆盖率

### 1. 总体情况

养老保险覆盖指的是受访者正在缴费参加任一种养老保险或者领取该保险养老金。

表 17 中高净值人群养老保险覆盖率

年份	养老保险	社会养老保险	商业养老保险	其他养老保险
2011	42.10%	40.78%	0.92%	0.38%
2013	79.64%	76.90%	1.41%	0.78%
2015	84.15%	80.40%	2.12%	1.63%
2018	92.27%	83.70%	6.44%	2.12%

根据表 17 所示，总体而言，中高净值家庭中的中老年人群的养老覆盖率有了显著提升。2011 年养老保险覆盖率为 42.1%，此后增加迅速。到了 2013 年，增加到 79.64%。到了 2015 年，增加到了 84.15%。2018 年更是增加到了 92.27%。

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商业养老保险覆盖率从 2011 年 0.92% 增加到了 2013 年的 1.41%。然后，继续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2.12% 以及 2018 年的 6.44%。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 2. 商业养老保险覆盖率

商业养老保险，一般指的是以人的生命或身体为保险对象，在被保险人年老退休或保期届满时，由保险公司按合同规定支付养老金的养老保险。此外，商业养老保险还包括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等在内等其他形式的商业性质的养老保险。从商业保险的角度而言，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其实就是企业雇主购买给雇员的集体商业养老保险。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养老保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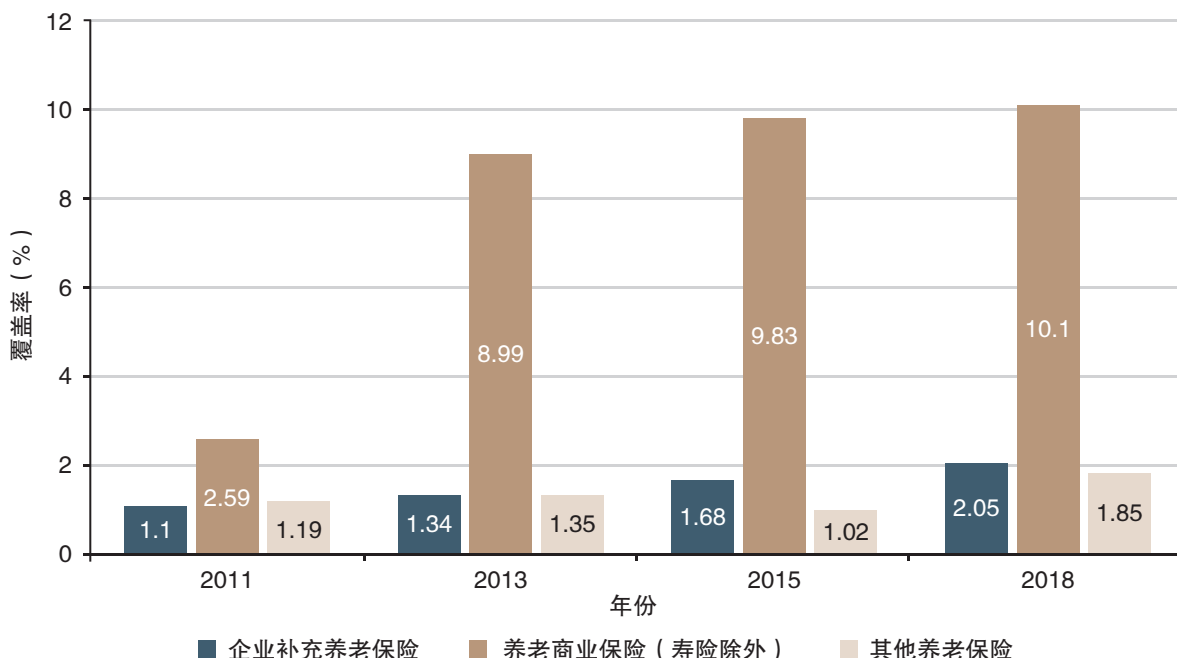


图39 商业养老保险覆盖率

根据图 39 所示，商业养老保险覆盖率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占主导的还是寿险除外的商业养老保险，覆盖率从 2011 年的 2.59% 增加到 2018 年的 10.1%。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覆盖率比较低，2018 年也仅为 2.05%。其他养老保险覆盖率也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上，2018 年覆盖率仅为 1.85%。

总体而言，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相对滞后，需要循序渐进式地推动养老保险体制改革，通过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力度，鼓励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体系中的个人储蓄和商业性补充保险。

## （二）养老保险实施与规划

养老保险覆盖率衡量的是面上的覆盖情况，但是，对于已经覆盖的人群，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和挖掘。养老保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哪些特征？有哪些问题？是不是符合投保人的预期？这些问题，不仅是政府关心的问题，而且对于商业机构而言，也是需要及时掌握的信息。政府和保险公司等，在设计和规划养老保险政策与产品上，需要了解和掌握相关情况，才能有效完善相关制度。

### 1. 社会养老保险

利用 2018 年 CHARLS 数据，可以计算出中高净值人群在养老上的现况以及对于未来的规划。具体结果，汇总在表 18。在调查问卷中，既问了受访者当前领用和缴纳的养老保险情况，也问了受访者对于未来的预期。因此，在数据分析上，表 18 的前面部分集中分析个体在养老保障上的现况，而在最后两部分分析个体对养老保障的未来预期。

表18 基本养老保险情况

	中高净值家庭
领取养老金的平均年限	
1.政府机关	11.75
2.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金）	13.00
3.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2.09
每月领取的退休金/养老金	
1.政府机关	4268.77
2.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金）	4523.56
3.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885.21
个人现在每月缴纳的保险费	
1.政府机关	453.91
2.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金）	429.59
3.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484.59
在本省/市已完成的缴费年限	
1.政府机关	30.94
2.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金）	30.54
3.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2.56
预期多大年龄开始领养老保险金	
1.政府机关	59.73
2.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金）	58.79
3.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58.90
预期每月领养老保险金	
1.政府机关	4256.34
2.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金）	4870.90
3.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478.16

表 18 显示，领取养老金的平均年限，事业单位最长，企业职工其次，政府机关稍短。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来看，事业单位最多，其次是政府机关，而企业职工最低。从个人每月缴纳的保险费来看，企业职工缴纳的最多，其次是政府机关，然后是事业单位。从预期每月领取的养老保险金来看，事业单位的预期最高，政府机关其次，而企业职工的预期最低。

## 2. 补充养老保险（年金）

补充养老保险是对社会基础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补充，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 19 是依据 CHRALS 在 2018 年的调查数据汇总的补充养老保险的相关情况。

根据表 19 所示，在政府机关职工年金、事业单位职工年金和企业年金这三种补充养老保险中，主体是企业年金，比重大致占了一半。其次是事业单位职工年金，占补充养老保险比重为 28.95%。相对而言，政府机关职工年金在补充养老保险中所占比重比较低，为 18.42%，而



非中高净值人群为 11.36%。从参与补充养老保险的年限来看，平均年限为 6.09 年。单位每月缴纳的保险费为 171.06 元。个人每月缴付的保险费为 156.76 元。预期每月领取 227.06 元保险金。

表19 补充社会养老保险情况

	中高净值家庭
正领取或预计将来领取补充养老保险	
1.政府机关职工年金（%）	18.42
2.事业单位职工年金（%）	28.95
3.企业年金（%）	47.37
4.不知道不类型（%）	5.26
补充养老保险的类型	
1.收益确定型退休金（%）	26.32
2.缴费确定型退休金（%）	34.21
3.不知道类型（%）	39.47
参加这个保险多少年了？（年）	6.09
单位现在每月为此缴纳保险费（元）	171.06
个人现在每月为此缴纳保险费（元）	156.76
打算多大年纪离开单位开始领保险？	58.72
预期每月可领取多少？	227.06

### 3. 三类养老保险

建立基础社会保障制度，并尽可能覆盖全人口，这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保险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不仅可以有效减小同代人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如失业者和就业者、健康者和体弱多病者、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也可以有效促进代际间的互助共济。在社会保险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功不可没。在这方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这三类基础性的社会保险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了重要的保护，是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和制度保障。这三类保险具有针对性和公平性，有助于在全社会进一步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在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是以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为目的，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是覆盖城镇户籍非从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此外，还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是覆盖城乡居民的统一养老保险制度。这些养老保险，都是我国基础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 2018 年 CHARLS 数据分析三类养老保险的情况，结果汇总在表 20。

表20 三类养老保险的情况

	中高净值家庭
正领取或预计将来领取补充养老保险	
1.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8.23
2.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69.04
3.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7.13
4.不知道类型(%)	5.60
参加这个保险多少年了?(年)	7.63
个人现在缴纳的保险费方式	
按月缴纳(%)	7.19
按年缴纳(%)	92.81
预期打算多大年纪开始领保险?	60.07
预期领用方式	
按月领取(%)	97.99
一次性领取(%)	2.01
预期每月可领取多少?	197.91

根据表 20 所示,在这三类养老保险中,覆盖比例最高的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其次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再次是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从参加上述养老保险的时间长度来看,平均时间长度为 7.63 年。从个人缴纳上述这几种养老保险费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按年缴纳,仅有少数是按月缴纳。从养老保险金的预期领用方式上,绝大多数是按月领取,仅有极少数是一次性领取。预期每月可以领取的养老保险金数额是 197.91 元。

#### 4. 商业养老保险(人寿保险除外)

这里,通过 2018 年的 CHARLS 微观调查数据来分析商业养老保险(人寿保险除外)的一些特征,分析中高净值人群在商业养老保险上的若干偏好。相关结果,汇总在表 21。

表21 商业养老保险情况

		中高净值家庭
以什么样的形式交纳保险费?	1.按年(%)	78.57
	2.一次性(%)	21.43
给养老保险缴费或其他方式参加多少年了?(年)		8.84
每年需要交纳多少保险费?		5297.48
需要缴几年保险费?(年)		12.59
预期在什么时候享用该保险?(岁)		58.90
保险费的领取方式?	1.年领(%)	46.43
	2.月领(%)	25
	3.一次性(%)	28.57
预期每年能领取多少保险金?		6262.20

根据表 21 所示，在交纳商业养老保险费的具体方式上，78.57% 采用了按年缴纳保险费。从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时间上来看，平均时间长度是 8.84 年。每年缴纳的保险费是 5297.48 元，而非中高净值人群是 4971.07 元。对于所购买的商业保险，需要缴纳 12.59 年的保险费。当前，关于商业养老保险的领取方式主要有三种，就是按年领取、按月领取和一次性领取。根据表数据显示，按年领取保险费的占了 46.43%。预期每年领取的保险金是 6262.2 元。

# 总结

## Conclusion

2010年以来,我国率先走出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经过“十二五”“十三五”计划的实施,造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2010年的4550.5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10925.73美元,稳步迈向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伴随经济的发展,居民财富得以快速积累,孕育出了一个繁荣和庞大的财富管理市场。

依托近十年来对国内1.6万户样本家庭的跟踪调查数据,本报告对国内中高净值家庭的资产配置和保险保障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及趋势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一、自2010年以来,国内中高净值家庭户数及资产规模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家庭可投资资产100万元以上的中高净值家庭户数从2010年的613.3万户增加到2020年的4082.8万户,可投资资产规模从2010年的30万亿元增加到了169万亿元,户均可投资资产达到414万元。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5820万户,可投资资产规模达到243万亿元。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家庭户数从2010年的19万户增加到2020年的116万户,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160万户。

**二、中高净值家庭画像呈现少子化和老龄化的特征。**中高净值家庭的人口数平均为3.8人。其中0-15岁人口数均值为0.76人,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2.36人,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0.68人。全国超过一半中高净值家庭有至少一位0-15岁的孩子,超过四成的中高净值家庭有至少一位60岁及以上的老人,一线城市家庭中老龄人口在数量上和占比上都超过了二、三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拥有较为传统的婚姻观,法定婚龄以上的成员中八成已婚,只有2.4%的未婚成员表示不想结婚。中高净值家庭成员的风险偏好总体上以规避风险为主,近五成的家庭成员追求风险最小化,约四成在风险和收益之间风险和收益之间寻求平衡,只有一成左右的家庭成员追求收益最大化。金融素养水平最高的中高净值家庭成员风险偏好有所提升,但在追求最大收益方面相比更为保守。

**三、中高净值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以无风险资产为主,风险资产的比重整体呈增加态势。**现金及存款等无风险资产比重从2010年的78%下降到2020年的69%,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比重从2010年的22%增加到31%。城市地区中高净值家庭的风险资产比重明显高于农村地区,



且一线城市的家庭有更高的风险偏好，但风险偏好在二三线城市中高净值家庭中区别并不明显。

**四、中高净值家庭非金融资产配置以投资性房产为主，个体经营活动呈现周期变化。**中高净值家庭拥有投资性房产的比例自 2010 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该比例从 96% 下降至 86%，投资性房产占可投资资产的比重也在 2010 年以来表现出下降趋势，显示部分中高净值家庭受房地产政策及经济环境的影响进行可投资资产的配置调整。另外，受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及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中高净值家庭投入个体经营的资产一直呈下降的趋势，拥有个体经营企业的比例从 2016 年的 22% 后逐步回落至 20%，个体经营的活跃程度出现萎缩的趋势，对小微经济的活跃和发展构成困扰。

**五、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商业保险支出基本呈上升态势。**2010 年参与率为 36.4%，2020 年增长到 61.7%。家庭人均商业保险支出(元/年)总体波动式上升，2016 年人均支出超过 1 万元。城镇中高净值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率显著高于农村家庭。值得注意的是，二线、三线城市的中高净值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显著高于一线城市，反映了不同类型的家庭的风险偏好和对待商业保险的积极程度有所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保险公司在二、三线城市的市场开发更为成功。

**六、中高净值家庭健康自我评价不高，且慢病确诊率一直呈明显上升趋势，45 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失能比例达到 6.6%，对医疗服务及健康管理有着较高的需求。**在使用医疗服务时，中高净值群体医疗资源的使用频率较低，但愿意承担较高的医疗费用以获得优质医疗服务。中高净值群体通过多种途径满足自身更高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除享受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外，该群体还借助市场机制分担自身追求更高层次医疗服务所产生的额外费用。无论在个人还是家庭层面，中高净值家庭商业健康险覆盖面更广，覆盖程度也更深。

**七、中高净值家庭中的中老年人群的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商业养老保险覆盖率显著提升。**2011 年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覆盖率分别为 40.78% 和 0.92%，2018 年分别增加到了 83.7% 和 6.44%，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企业退休人员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分别为 4268.77 元、4523.56 元、2885.21 元，比较而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尚处于较低水平。补充养老保险(年金)及商业养老保险正在成为居民养老的重要补充，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中高净值家庭平均每年缴纳 5297.48 元的保费，预期每年可以领取 6262.2 元的保险金。

总体而言，我国已形成全球范围内发展势头快、成长前景好的财富管理市场，从而为各类金融服务机构提供了广阔的服务空间。日益庞大的中高净值群体也对金融服务机构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要求和回报挑战，中高净值家庭呈现出的发展特征及变化趋势也特别值得金融服务机构关注并予以有效反馈。



## 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是国内寿险行业的龙头企业，注册资本 282.65 亿元人民币。作为《财富》世界 500 强和世界品牌 500 强企业——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核心成员，公司以悠久的历史、雄厚的实力、专业领先的竞争优势及世界知名的品牌赢得了社会最广泛客户的信赖，始终占据国内保险市场领导者的地位，被誉为中国保险业的“中流砥柱”。

## 关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iSSS）成立于 2006 年 9 月，是直接隶属于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实体。除了作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执行机构外，中心还承担国内外学术和政府机构的委托调研，以调查、收集、整理、集成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科学研究数据为目的，为北京大学教学科研机构提供服务，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数据平台，为中国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改善提供客观的、科学的依据等职责。

## 版权声明

---

《中高净值家庭资产配置和保险保障白皮书》所有的文笔及数据图表的版权归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共同所有。在未获得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联合书面许可之下，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本《白皮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用于商业目的。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本《白皮书》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自主调研以及其它学术机构公开的数据。本《白皮书》的观点及结论基于以上事实进行推演分析，旨在为读者提供相对精准的信息。读者基于此信息做出的投资行为和结果，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大学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